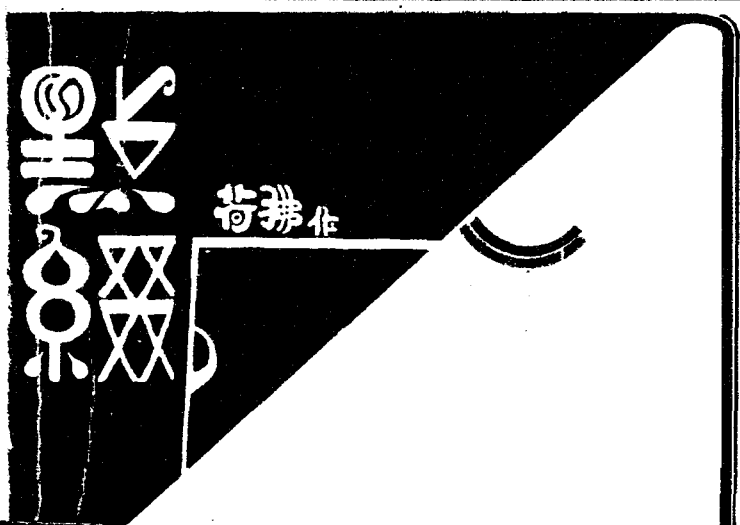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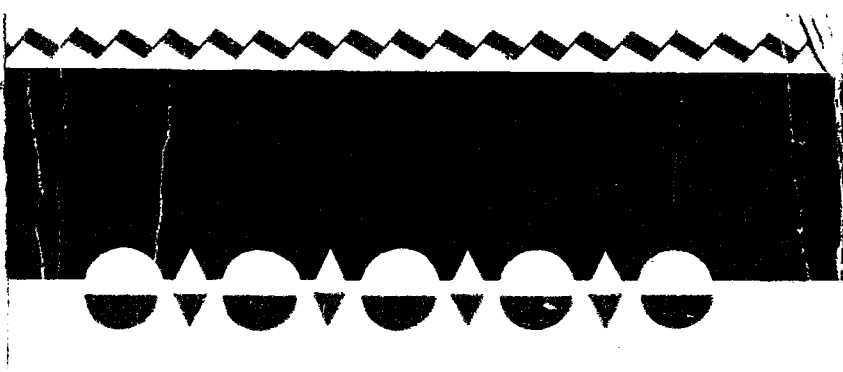




黑  
京

荷拂作

南華圖書局出版

北平  
贈  
北平  
1940



94  
16

~~24~~

小  
德  
小  
姐

士

小蓮妹

卜苗

蘇聯惠存

小菴習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購於南京花牌樓小書報中

十二月九日一九三九陰雨淒迷的冬

沈自記

綴

點

荷拂作

子校

## 卷 首

### ——散漫的幾句——

思緒像浮雲樣的飄渺；外在的生活，似靜沼樣的平淡，而內在的心靈，無時不在洶濤中激盪，在白天裏，有時候，真個麻木得像失去了一切的感覺：不知道有太陽照在天空，有清風在面前吹拂。等到黃昏過後：靜悄悄地在孤燈下默坐，悲哀便隨着夜的死寂，罩上了我的心頭。我便看見了憧憧浮影，聽見了嚙嚙的微聲。我的光，我的熱，我的力，一切都被否決，彷彿進入了酆都城中。

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天，我幾乎天天在做白日夢：夢見了遼闊無垠的世界，絢爛娟麗的鮮花；又

站在際天的高岡頂上，對着萬頃如鏡的碧海，提吭高唱着勝利的樂歌——啊！那個水泡！那個鏡花！我忘記了社會的存在，在個人霧樣的園中<sup>彷徨</sup>。我微睨雙目，看見了一半黑暗，一半光明，我哀聲地曾對我自己說：社會培養你，你當有用！但是呀！我那時委實成了一片春天的落葉，在水上漂浮。有好幾天，夜夜失眠，當夢中哭醒過來，聽見屋外淒迷的狗吠，一個黑影便鬼崇地爬到我的面前。我在幻境裏受了許多創傷。

掙扎復掙扎，光陰悄悄地逝了過去，我呆呆地目送它。

昨日已成陳迹，我又捉不回過去的光陰；讓昨天的歡笑，在西風中消失；留昨天足迹，在荒蕪無人的園裏，我就這樣的把我十九歲的青春，如屋前的小草，葬送在回憶的墓裏吧——我這樣想，在神志清楚的時候。

就在這個苦悶的時候，去年八九月間，我提起

了生疏的筆，寫這篇小文了。我對於文學沒有天才（假如人們有所謂天才的話）沒有修養，甚至沒有認識，祇有可憐地在課餘時的私好而已。而他方面，我又不承認一般文學至高論者，說文學創作是內心的衝動，感情的流露，漫然不加以理性的節制。於是，我提起了筆，對着白紙，瞌睡起來；等窗外涼風把我吹醒，紙上還是一片潔白；這樣不知道有好多次。我既沒有老師指教，又不敢對朋友們說，恐怕他們的譏笑。這樣，我祇有個人納悶。

有時候，我終究還有些兒感覺，看見黑雲滿佈在天空，北風掃盪着枯葉。這時代，這社會，那骷髏穿着肉衣在路上走，那毒蛇匿在黑陰裏吮“死了的活人”的血。我如投身在沸騰的滾流裏，心如火山的爆裂。憤怒在我的血液裏流行；流行着，流行着，一會兒變成了無限的悲哀。悲哀的結果，便是茫然，一無所知。

於是我終於提起筆來寫了。我要在我的書裏看見這個社會。時續時斷，一個朋友說：“哼！你在

寫你的浮士德嗎？”意志脆弱的我，爲之擱筆二個月。謝謝豪兄，啟示了我許多。在一九二八年的終了，我送我十九年的流光歸去，它送了我這篇小文。

我敢說什麼話呢，我根本是坐在井裏？是的，我恨他們睡在錦繡的被裏，唸着荒謬絕倫的夢囈，閉着眼睛，以爲這是天上人間。而我更恨我自己，我是這樣畸形的一個，比誰都帶病態。我雖有眼睛，而對於一切不能有明晰的認識。我時常想，我已未老先朽了。

小文是脫稿了，看了一遍，不禁想說：這是什麼東西？是誰寫的呀？我極想匿到壁角裏去，屏住呼吸。

楷兄拿去校看了；沒有看完，我便拏了歸來。各人有各人的容貌，各人的境遇。他看見我的文字，未必會看見我的內心。

但是，小文是這樣不成樣，那我比誰都知道，

比誰都會批評。

那末 玩一下焚稿的頑意兒吧？

你看呀：枯葉點綴春花；悲哀點綴快樂；黑暗的時代呀，點綴光明的未來社會！——

那一切的東西，點綴宇宙的，點綴人生的，……  
我的小文由之出版了。

矛盾的衝突，惰性的綿延，我願我這篇小文，  
如吸墨水紙一樣，把我的過去吸個乾淨。

寫這小小的一篇東西，我的心境不知變了幾次。起先，我同情我的主人翁烈楓，可憐他追求光明的迷夢。慢慢地，我憎惡起他來了。於是我給他穿上了一件‘陳屍’的衣服，讓他在寒風中逝去。那也可說是憎惡我自己，刑罰我灰色的自己。

那並沒有什麼希奇，也沒有什麼可憐，像灰塵點綴那大地，他點綴了一點時代的漩渦。

可是，請原諒我吧，我在無數的污穢的點綴品

之中，又加上了一點更污穢的點綴。但是，請不要以“沉悶”和“無趣”這名辭，爲批評小文。我可不能使誰高興，也不想這樣做。

人家說，第一燕的來到，春天便跟着來了。

我不知道這句話，也不想說這一句話，我祇想喊：——

週遭的光明呀！我的努力呀！

我重新走上我的前路了，我希望。

一八，三，二二日於江灣。



緩步地走過了青苔蔓延的三陽橋；流水潺潺地在橋下微語，正是月白風清的夜裏：一切都已靜寂了。遠遠地三二聲的狗吠，斷斷續續從靜默的空氣中盪漾過來，這便是那時惟一感觸但恒聽覺的聲音。烈楓俯着頭，未到M縣前幻想中的希望都給現實恐怖的空氣所撲滅，好像餘燼的殘煙，祇留下幻滅的悲哀，和前途的渺茫。胸口給澎湃的情緒所壅塞，脚步也感覺到沉重；回首看在他身邊的冰芷：她也垂着頭，慘淡的月光中，似乎還在流着淚；胸膛砰砰地顫動着，微微可以聽她的喘息。

“就是這樣的過去了嗎？”在橋旁槐樹下站停，烈楓握着冰芷冷冷的手，這樣脫口的說。一片槐樹的枯葉落在冰芷的頭上，她的頭仰了一下，用手把髮向後一掠。

“你不信嗎，剛才我都已說了？我……”冰芷又吞聲了。

“信的，芷！可是，這樣就去……”烈楓呈顯出苦臉來。

“唉！你以為M縣還是從前的M縣，或者以為受過洗禮的M縣便成為光明的新M縣了嗎！你的家屋在從前倒還沒有人敢去動它，雖然是一樣的空着無人看守；前一月……僅僅前一個月，你去看吧，已成為一片瓦礫了！……哼！……逆產！正福……這樣說……”

“唔！逆產？……”

“就是和正福……沒有多大宿怨的梅村的李為公先生的兒子崇年，新從上海一個大學畢業歸來，……那還是上月暑期裏……因為崇年是個大

學畢業生，犯了他們的忌，便假了一個口實，強說是鷄公山土匪——自稱為共產黨的——合夥的間諜；又從他的衣箱裏搜出了幾本吶喊，三個叛逆的女性，和資本論解說等書，還有幾本他們所看不懂的洋文，於是崇年的罪案便成立了！他們說，凡是青年學生十個之中至少有九個是共產黨。崇年的箱裏既有這許多違禁的——他們說是違禁的書，加以正是雞公山的盜匪猖獗的時候，……可憐李崇年到現在還禁在監獄裏呢！何況……你……你……

“唔，我……”烈楓的眼睛慢慢地睜大起來，臉上浮上了猙獰的殺氣，手脚都起痙攣，注視着冰芷。

“所以……你，你還是……走……早些……”冰芷似乎有些承不住氣，微聲地斷續地說着，眼睛俯視着樹葉的斑駁的黑影，在地上蠕動。

“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下，容得這樣惡化的土豪劣紳，假借名義，殘害地方上的人民？不，我不

怕！給他們到省……”烈楓不自知地憤慨起來，大聲的激昂地說，這時月兒正在天空的正中，旁邊有幾朵黑雲浮過，平靜的河面上飛翔着三四隻螢蟲，尾光反映在河水中，從稍遠的地方望去，好像是太湖上的漁火，最容易激起人們淒迷的情緒。忽然間一陣秋風吹過，草木重重地顫動了一下，又落下許多槐樹的枝葉。

“這不是黑暗的世界嗎？竟至……”烈楓沒有說完。

“啊，烈楓……你瘋了！”冰芷猛然地把身體投到烈楓的懷裏，頭伏在他的胸前，哀哀地啜泣，“輕些吧！要是有人走過……”

“唔……”烈楓的忘形的忿怒給冰芷的啜泣抑制住，垂下頭來，看冰芷在自己的胸前，這樣的情形，覺得說不出的難堪。一手把冰芷的身兒摟住，一手拏手帕給她揩淚，“那嗎，……那嗎，你竟叫我……”

“楓哥，你說什麼？……”冰芷突然抬起頭來，

“你竟這樣說！”啜泣得更傷心了。

各人心中的怔忡快可以聽見了。河岸上的蟋蟀瞿瞿地唱着悲淒的喪曲；橋的西首是梅園，蔓延着紫藤花的竹籬上有許多紡織娘之類的秋蟲在喧囂地嘈咕；前面是叢叢的墳墓，陰森的松柏參雜地矗立着，黝黑得好像喫人的魔窟。那時皎潔的明月給一片黑雲所蒙住，大地上除了幾點螢火外，消失了一切的光明。烈楓在冰芷的額上吻了一下，互相摟抱着，保持了許久的沉默。

忿怒從他的心頭消失下去，摟抱着冰芷，雖知僅是一剎那的，也覺得一種淒迷的甜蜜，愛和怒的對流，空虛的心境便影響到了他的思緒。四周是靜靜的，他也忘了一切的存在，此身彷彿在濛濛的濃霧中徬徨；又如暴風雨的夜裏，挑着孤燈悄然地在大江中的輕舟裏危坐；前望來日的渺茫不可知，後顧來路留下斑駁的血痕，隱約的足迹，終免不了發生留戀過去的情懷。於是他想起了兒時槐蔭中的梟鳴，白洋湖的漾舟，……又想起父母的慈愛，

大姊的溫柔，……最後在他跟前又展開了二年前返棹河畔，和冰芷離別的一幕：恍惚還是昨日的情境。於是他全個的靈魂完全沉醉於舊夢的重演中了：——

月光掛在蔚藍色的天空，繁星如棋市的在周遭映輝，返棹河畔映着漁火數點，萬籟都是酣睡沉沉，這樣的良辰，這樣的美景，是適逢他被逼離鄉，和冰芷黯然分離的時候！岸旁繫着一葉扁舟，舟子鵲立在船頭等候。他執着冰芷的手，別離在即，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因之沉默便趕走了東逝的流水樣的光陰。

“行李都放在船中了？”冰芷說。

“是的，大概都已放進船裏了。”

用盡方法，終引不起話的開端。舟子的幾番催促，彷彿是罪犯在刑場上受督刑官臨刑的宣告，心腸和受絞一般的難堪，月兒還是微笑着掛在天空，繁星還在互相竊竊地目語，

“楓哥……你幾時……”

“冰芷妹，那怎樣知道呢？富豐伯——你的父親，現在看不起我，不過我現在成了無產，無職業——無威勢的孤兒而已，……你既不忍離開我……”

“楓哥，不要這樣說。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心嗎？”她哭了。

“不要這樣，……因為我知道你的心，所以我對你責備嚴了些，……你是……怯弱……太無用了呵，冰芷。”

“唉，楓哥，你知道……”

“知道什麼呢？在禮教如天網樣密的M縣，你是被你的父母所犧牲了，如你真不愛正福——你釣未婚夫的話。……”

“不要說了，楓哥，我要求你！”

“哼，三個月大的孩子便訂了婚，而竟有人甘受！”

“那有……”

“祇有照我的話做！你看，舟子等着，周遭靜悄

悄的沒有一個行人。”

“這怎能辦呢？……媽媽祇有我一個，她已年老，她能忍受得住嗎？……而且……而且你的將來……”

“我的將來？那不用管。……唉，矛盾的心理，我們此別永沒有再見的時候了，好吧，……”

“楓哥，你……”

“好吧，珍重！”他有些忤忤，想離開了她上船去，而她却又把他的手握緊。

“楓哥，你……你爲甚動氣！”淚簌簌地像晶瑩的明珠般墜下，落在他的手背上，他的心又給她喘喘的啜泣所包圍，只得站停了腳。

靜默的空氣中傳來遠遠的鷓鴣聲，舟子站在船頭仰望着明月，漫然唱着俚歌，佁倆呆呆地如木人樣的對立着。

“喂！先生！”舟子看烈楓還沒有上船，於是又催促了一聲。烈楓並沒有理會。

“喂！先生！”舟子大聲地喊：“你不是要去趕輪

船嗎？再不走，恐怕快要趕不上了！……那可不關我的事，”舟子說着，臉上帶着狡笑，漫聲地又唱起他的歌來。

“啞。就上船來。”烈楓說着，回頭看冰芷，仍在抽咽，“芷妹，我終得去了——無論兩人或是獨自，M縣已沒有我的立足地，雖然名義上是我的故鄉，你請不要傷心，人生本來不過是這麼一會事，這一次我已害了你，使你蒙此不白之冤。……”他噓了一口氣，又繼續着說：“就是我仍住在M縣不去，胡君順……胡正福還有富豐伯……等二家的人，一定很注意我的行動，恐怕今後也沒有再見你的希望；而且，我是受不起旁人這樣的侮辱的……你……馴奴……”

“楓哥，唉，楓哥呀！請你不要挖苦我！我底心正痛着呢！”

“喂，先生，再不去！我要睡覺了！……夜半更深，露重衣薄，弄出病來問誰，”舟子喃喃地好像在恨誰，又催促了一次。

朋友！  
醒來吧！  
你仍睡着嗎？

“好，芷妹，今晚又害你一個人歸去，我終得去了。”他鼓足了極度的勇氣，離開了她，向船邊走去。

“唉……”冰芷像是入了魔一樣，還是呆立着不動，俯着了頭，簌簌地流淚。

烈楓跨上了船頭，又呆呆地望着岸上的冰芷，舟子走上岸來，把繫着船的繩索解去，又走到船頭，拏起了槳，濺濺地拍着河水，船便漸漸地離開了岸。

“喂！冰芷妹，別了！”烈楓感覺到船身已在移動，不禁驚跳起來；看見冰芷仍在原處，垂着頭站着，他恨不得跳上岸來。夜風吹在他的面頰上，覺到一些涼意，神志稍為寧靜了些。兩眼尖銳地望着岸上的冰芷；河水發出潺潺的聲音；舟子漫唱着，似乎在故意諷刺他們。

“楓哥珍重吧……”冰芷抬起了頭，失神地站着，注望着烈楓慢慢地遠開去。

兩岸旁長滿着蘆葦和野草，河面上也浮着不少的青萍，船緩緩地駛去，船底下便發出唔唔的聲

音。烈楓凝視着冰芷，冰芷和河岸似乎都在緩緩地後退，岸上的草舍和樹木漸漸縮小，船在轉灣的當兒，月光下冰芷的四周像是罩上了一層淡淡的輕紗，面目都模糊下去，再過一會兒，船駛得快了，他對冰芷作最後的一瞥，船便進了灣，展開在他眼前的已不是冰芷，而是一座陰沉沉的竹林了；……

他不能再想下去，他的心頭充塞滿了淒傷；面頰刺刺地在發燒，神志昏昏地有些迷惘，黑雲早已給秋風吹散，月光又涵育了全個的大地。他回頭視在他胸前的冰芷，握住了她的手，緩步地離開了橋旁的槐樹，向徐村的泥徑小路走去。那夜別離也是今夜這樣的情境，彷彿僅僅一剎那的光陰，誰知那田野裏的草木已榮枯了二次！在那二年之中，他和那棵槐樹一樣的沒有變換；在他的身上，前途，找不出一些光明，幸福的預兆，仍穿着一件愁苦，貧乏，恐慌的舊衫。最近一月前，在E埠未抵M縣之前，一種夢裏的光明，快樂，到了現在，又感到了幻滅的悲楚。

在泥徑上蹣跚着走去，大家都靜默着不言，他覺得自己像是一隻在獵人的網中掙扎的孤雁，受人宰割的一個時期終於會到，他已失去了一切，這個世界已經不是他底了。他看看冰芷，更加使他感到難堪，他的胸口已給鬱氣所塞住，他想大哭一場，可是眼淚不知道藏在什麼地方去了。兩旁田裏的稻都慟慟地垂倒了頭，好像墓地裏喪氣的荒草，風吹過便發出嘶嘶的聲音，也像在嘆息自身的命運。

“芷，等着吧，我對於這個新時代的迷信還沒有消滅，我必要盡我最後一步的扎拚。”

“你到這裏恐怕正福也早已知道，今晚不是王媽的幫助，我怎得出來，你要當心了！”

“我怕什麼呢？什麼東西使我會怕呢？祇怕你對我已不是像……”

“楓哥，你又這樣說了，要是我像你所猜想的這樣情形時，我早已和正福結婚了。還用推諉延遲到如今嗎？”

“即使再延遲得久些，也有什麼用處呢？在這個時代，連這些權利，這些幸福都沒有？”

“楓哥，我悔不在大前年你去B埠時照了你的話，假如那時我偕你同去，倒也一切都解決了。楓哥，你當知道我是多愛我的母親呢？她的身體更衰弱了，她現在那裏還忍受得起呢！”

“既然知道悔恨過去，現在便須決心覺悟，地球不會爲了你的緣故而停止轉動，機會也不會爲了你的緣故而永留！”

“那是時代的錯誤呵！實際上，那也沒有法子想；安排好了的命運，誰能有這力量移動呢？我恨不得早生廿年或遲生廿年！”

“唔，時代的錯誤！？安排好了的命運！”

繞過了墓叢，便是一帶參雜的樹木，佢倆攜着手走進了樹林裏，地上枯草和石塊絆牽着腳，不時有野兔從腳下攢過，樹林裏面很黑暗，冰芷本來非常膽小，那時她猶如吃醉了酒。佢倆都被別種情緒佔住了心頭，茫茫然並不覺得一些恐懼。走了好一

會，走出了梨林，月光仍舊照澈佢倆的髮影。那是一條三岔路，左面去是胡家莊，前面去是徐家村，炎淡的月光下，遠遠地望去，已可以模糊地看見徐家村參差的鱗屋，斷續的狗吠聲也比較聽得清晰了。

“等着吧，芷，我沒有了你，就好像我沒有了光，我是不能沒有你的。”

“你將怎樣呢？楓哥，我，求你……”

“我當然自己知道的，”佢倆在三岔路口站住，烈楓對着天空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冰芷很留心地凝視着他的舉動，她的裙子受了風吹，在身旁像江南暮春的蝴蝶樣亂飛。

又靜默了一會，二隻螢蟲帶着隱約的微光在佢倆面前飛過，慢慢地在林薄消失，

☹ “咳——咳……”右面遠遠地傳來數聲斷續的咳嗽，烈楓知道有人來了，不禁有些兒着慌，他向冰芷看了看，說：

“後面有人呢，對面你的家不遠，我不送你

了。”說後他把冰芷的手緊握了一下；冰芷對他注視着，喘喘地吐了一口氣，點頭後就離開了他，緩步地向前走去。

烈楓趕緊退後了幾步，躲在路旁一棵大樹的陰影中，伸頭望着冰芷一步一步地前進，他看見她頻頻回過頭來，頻頻停止着前進。人影慢慢地模糊了起來，最後她轉了一個灣，被短短的籬笆遮住，她的身影便在烈楓眼前消失了。他在樹後等了好久，終於不見有什麼人來，而前面徐村中的吠聲，卻嘈雜地猛烈起來。

他回頭折向原路歸去，緩緩地踱着，覺得他的周遭無限的空虛，又喪失了一件什麼東西，時代說是已受過潮流的洗禮，已進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各處都開着光明，幸福，快樂的花，每個人都已得到了生的樂趣，好像從坟墓裏重生過來一樣，……人們都這樣的說，他不能沒有疑問。他覺得在他的周圍，無論到什麼地方，終是失望，侮辱，恐怖！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存在，好像天下之大，沒有一處是他

所能安逸地樂居似的，過去種種恐怖的情形，又佔住了他全個的情緒，

想到路經武漢的時候，那裏他所得的印像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櫛比的大廈都化成了瓦礫；良善平和的人民沒有一個不感到要被殺戮的恐慌；街上沒有一日不見殺人的，猶其是那天的下午，天空中佈滿着重重的陰雲，他從漢口渡江到武昌去，一隻淺淺的小船滿載着二十多個客人，船駛到了江心，天空中突然間下起大雨來；狂風虎吼着在江上颯突，濁浪排天的翻滾，船便像一片落葉似的簸盪，婦女和小孩都哭了，乘客中有一個暴徒，手裏擎着手槍，大聲地喊說：

“人乘得太多了，非減少幾個不可。否則大家都死！”一個說完，又有三個應聲出來，同時摸出了手槍，猙獰地聲色俱厲的注視着衆人，婦女和孩子受了嚇，都抑制住了號泣。

“撲通！”突然間的落水聲！衆人都嚇了一跳，繼之又是“撲”的一聲，站在船邊的一個老婆子給

一個暴徒推下江裏去了。衆人都木鷄似的呆住，有一個年青的男子排開衆人，衝到那個暴徒的面前，把他的衣領扭住。

“你把我的……我的母親推下了江……”

“砰！”的一聲，陰沉的空氣中浮漾着一縷嫋嫋的白煙，鮮血濺在旁人的面上，那個年青的男子立刻和他的母親作伴去了。衆人都面面相視，連氣都不敢吐。

“先生……不，那位同志，這是什麼意思？”烈楓含着忿怒，想把那個暴徒也推下江去，可是又不敢；於是抑住了怒，低首下心地柔聲的問。

“什麼意思？你願意船覆沒一同死嗎？”烈楓不敢再響了，祇見江上瀰漫着濃厚的迷霧，猛雨淋漓地已濕透了船上各人的衣服，幾個暴徒還擎着槍，口中訥訥地似在怨恨着誰。

他忿火燒到頭底：“暴徒！惡棍！”他心裏老是在這樣的咒罵，離開了武漢，他像是從魔窟裏逃出，重吸新鮮空氣一樣，可是所到的各處地方，至

少也給予他一個失望。“這不是仍舊一樣嗎？”他到了一個地方，觀察的結果，終是這一句結論。可是他仍懷抱着希望，幸福的燐光不住地在他的前面隱耀。他急求到了M縣，相信這次終有幾分把握！

第一天到M縣，他可驚奇起來了：離開故鄉二年，已不見有人認識他：遊子夢裏所眷念着的故鄉，對於他有什麼關係呢？故鄉起了這樣大的變化，怎不叫他驚奇！所有新的氣象不過是些寥寥的傳單標語等的花紙，雜亂地作了破牆壁的點綴。……”——

他照着原路歸去，又苦悶，又忿怒，走進了剛才所經過的樹林時，他的腳給蔓草所絆住，幾乎跌了一交，天空的明月微微地有些西斜，四野秋蟲還是唧唧地在喧噪。

他茫然的抬起頭來，突然地瞥見前面橋畔發出很亮的火光，模糊中還有一羣黑影，大約有六七個樣子，在橋畔蠕動；好像是一羣竊賊在悄悄地行走，聽不見他們的一些聲音。烈楓的心緒給他們佔

住。他想：這是要去劫掠人家的鷄公山的土匪嗎？鷄公山的土匪決不肯這樣偷偷摸摸的。那末是什麼一會事呢？他可迷惑了。一會兒，黑影已移在橋頂上，淡淡的光中可以看見一羣前後七個人：有三個提着煤油的手提燈，別幾個人擎着別的東西，可是看不清楚，烈楓也先疑惑他們過橋住真神廟，恐怕對於他多少有些關係的，不免一時有些着慌；現在看見這羣人並沒有穿警察的制服，他又放心下來。沒有許久，前面的亮光消失下去，他們已過了橋。

猶豫使他的脚步遲緩下來，慢慢地踱到了橋畔；未上橋頂之前，他向陰森森的周遭眺望了一會，以為也許仍有人來，四野靜寂寂地祇有樹影的動搖和秋蟲的唧噥。他的心緒平靜了一些，對於剛才七個人神祕的行動便油然的生了好奇心。他有些後悔，剛才為甚不尾着他們去看個究竟，不過這個念頭沒有一會兒也就消失了。於是他一級一級地走上了橋頂，站在橋頂上，憑高向前矚望，七個

人的影子早已渺茫，他漫然地走下了橋來，沿着狹狹的泥徑向真神廟走去。

他漫然的走着，腦中却在模糊地幻想。渺茫如霧中飛燕似的將來，他免不了又感到悲楚。他懷疑着過去的夢，是的，從前在客地，在故鄉，他曾做過了許多的夢，感覺得荊棘遍路，恐怖環生，或是走入絕望之境時，他常常領悟過來：「這是夢啊！」他這樣的安慰他自己，於是一切的恐怖，悲楚，失望……便退了下去。今夜他想不到在M縣又看見這樣的情形，恐怖，悲楚，失望又佔住了他全個的心靈。他自己欺騙自己地想着：這要是在夢裏才好啊！

他緩步地走着，失却了路的方向，可是他並沒有覺到。忽然恍惚地從靜寂的空氣中傳來喧雜的人語，在他的耳邊繚繞了一會，他才醒悟了過來，舉目四顧，顯然的他已走錯了路，走到王家村的近旁來了。前面被幾棵稀疏的樹林所遮着的白牆：彷彿就是小地主王春生的住家三春軒。

“那裏……就是……喂……放下……”微弱的聲音嫋嫋地如遊絲樣的傳到他的耳邊。他毫不猶豫，決然地像偵探捕賊一樣的蹣着足向前走去。靜下了心，仔細地聽着：“……是的……那狗賊子……給他一個……”聲音似乎在三春軒近旁。他偷偷地前進，繞過了一座小小的土丘和雜樹，三春軒的全景便在夜色模糊中展開在他的眼前。外面圍着竹籬，祇有左面是一座白粉的矮牆，樸素而簡單的三樓樓屋，旁邊還有三兩楹草舍。他向前注望，從竹籬的空隙中射出來時隱時現的幾點燈光；竹籬內像是有黑影在移動，他偷偷地走近了去，竹籬上有一個可容一人進出的太洞，他伏下身來，從籬隙中向裏張望：他看見了有一羣人似乎在屋邊佈置些什麼，再仔細看看，一共有七個，剛才在橋上的不也是七個嗎？這一下，使他感到很大的驚詫和恐怖，而且還有一盞手提燈放在地上呢！他可驚呆了。

“給他些厲害看！他敢……”一個粗陋的聲音，

當然是籬內七個人中發出來的。

“少爺……是的，他敢反對我們……”別一個聲音附和着。

“還有那可惡的……農夫……農民協會……”別一聲響。

“哈，這叫做一箭雙鵰！”嘻笑聲。

“莫高聲了……”聲音靜了下去。

其中有一個中等身材的，偶然地回過身來，似乎在地上找些什麼。澹淡的手提燈的亮光照在他的面上，烈楓在籬外可以看出他光光的頭髮，肥胖的面龐，尖尖的鼻子，二隻大小不齊的斜白眼……看到這裏，烈楓的腦中又浮上了一個幻像，彷彿那人他有些認識，可是終於記不起來了。還有一個瘦瘦的長個兒，一個肥碩的小胖子，在他的腦裏都有一些兒淺淺的印像，但他們沒有回過身來，他更記不起許多。

“完了！”一個較響的聲音，使那個面着手提燈在地上找什麼似的斜白眼忽地站了起來，回過頭

去。

“都預備了？”一個聲音問。

“都預備了！”有二三個輕輕的聲音回答。

“好吧，動手罷！”

“噯”的一聲！一個人燃起了枝火柴，繼之有三四個人都響應起來。籬外的烈楓更加詫異，忽然間三春軒屋邊燃起熒熒的火來了。

“砰！砰！”家人都集中於門前，有一個人擎着什麼東西在敲門，其餘的人站在後面，便嘈雜地喧嘩起來，習習的夜風助着火勢，火燄便熊熊地上升了，

“砰！砰！砰！”門擊得更響，人聲更喧擾，火燄幾將包圍住全個的屋子了。四隣の狗狺狺地狂吠，捲捲白色的濃烟在空中盤繞，烈楓的心砰砰地怔忡了。

他回轉身去，照着原路，向後退走，像是有一種什麼力在推移他似的。火勢更猛烈，人聲也更喧擾，他的心也怔忡得更厲害。

他走得遠了。回頭再望時，祇見三春軒那裏發出一片燭天的火光，擾亂中有許多黑影在奔走蠕動；呼喊聲，哀哭聲，狗吠聲，嘈雜地嚷成了一片，向四周靜寂的空氣中波傳開去。他忽然又站停了腳，呆住了。

“我們是…… 鷄公山上…… 給農民協會的……”斷續的聲音。

“唉！……啊！…… 鷄公山的……”驚呼的聲音，帶着號泣。

“嘎……”他又急地向後奔去了。

## 二

銀灰色的清晨時候，薄薄昡曉霧像白紗似的籠罩着大地，真神廟前的二枝旗杆頹喪地矗立在空中，四野田隴裏的荒草，青黃相間地帶着晶瑩如淚的露珠，在隨秋光的消逝。剝落的真神廟旁是二椽淺淺的草舍，舍旁雜立着血也似的楓樹，和葉兒稀疏的梧桐，一切都沉溺於茫茫的霧色中，宇宙像是一幅模糊的圖畫。

草舍內好像充滿着鬼氣；門開着，可是仍沒有多少晨光照進來，何況又是迷霧橫空，天陰欲雨的時候。農夫的女兒阿桂靠近門檻，假着門外熹微的

亮光，坐在小凳上，低着頭在編毛線襪，預備送到市鎮雜貨舖子裏去賣的。她是一個十五歲的姑娘，性子很忠直，面容枯槁，二隻眼睛一些沒有精神，乾癟的嘴唇，不時在鼓動着喘氣，蓬亂的頭髮覆在她的額上，隨着蕭瑟的秋風飛揚。衣衫穿得很單薄，一件破舊的花洋布夾衫，抵不住秋寒的蕭瑟，爲了這些，在外貌上看來，人家一定以爲她至少也有二十歲以上了。

屋內正中是一張破方桌，伴着二張板凳架成的一張床，這算是草舍中唯一的陳設了。床上睡着患重病的老農蔣金富；蓋二條污舊的破棉絮。把他只剩一張皮的身體全個都遮蓋了，祇有一個瘦得成三角形的頭露在被外，有時很費力地翻了一個身，繼之便是很沉重的呻吟，和喘息，方桌上放着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黯淡如熒火似的黃光射在他的臉上，把他的臉色照得活像一具死屍。

烈楓披着一件沒有扣好的舊外衣，從內室憂

鬱地踱了出來，他走過床前。向朝裏睡的金富的背影注視了一下，微微地嘆了了口氣，蹙着眉心，無意識地向屋內四下迴視了一週。燈光照在他的臉上，他的眼睛惺忪地像是還沒有睡足，緩步踱到門口，他向坐在門旁的阿桂漫然的看了一下，便仰起了頭，挺着胸膛，深深地向乳色的天空舒了一口氣。

“甘先生，這樣的早起來了？”阿桂微仰起背來，向烈楓一望，手裏仍在編毛線襪，一陣風吹來，幾片楓葉在空中搖拽一下，和樹身作了最後的辭別，便掉在阿桂的懷裏。

“唔！”烈楓淡然的答，顯然地他的臉上蒙上了一層苦悶的秋霜，俯下頭來，又向阿桂一望，阿桂報以一聲淒楚的苦笑，她的頭又俯下去了。“你的哥哥已經出去了嗎，這樣早？”

“阿毛嗎？是的，還有許多棉花要收呢！”阿桂啞聲的回答，烈楓並沒有注意似的，呆呆地只是向前面茫茫的樹林眺望。

‘唉！唉！’烈楓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雙手互握着，重重地敲着自己的胸脯。一會兒，又把自己的頭槌了幾下，蹙緊了眉心，臉上現出一副淒傷怯弱的表情，好像一個村童，在私塾老師面前受罰前求饒樣的苦臉，阿桂不禁又仰起頭來，向他望了一下，便像受了傳染病似的，在她自己的臉上也呈現出了一副快要哭泣的樣子，但在她底眼角還可以看出她帶着不少驚奇的神情。

烈楓沒有把外衣扣好，也不注意別的，便在屋門口枯草地上緩緩地徘徊，草上的露水染濕了他的皮鞋，他不時向着天空深深嘆息，不時又在地上重重的頓足。阿桂看着他，彷彿覺得他是個很神秘的人，可是她沒有勇氣發問。這樣他們便保持了許久的沉默。後來，在他的頭上有二隻烏鶻飛過，格格地叫了幾聲，他的注意力才引到烏鶻上面；眼看着二黑點在前面茫茫的濃霧中消失。

金富在床上勉強地翻了一個身，一條被頭便有一半垂到地上；他微聲地喘息着，睜開了乾癟的

睡眠，向燈光微睨一下，不久又瞌上了。被頭顫動了一次，便全個的掉在地上了。

“阿桂……阿桂……”聲調鈍滯的喊着。

阿桂聞聲，抬起頭來向黑沉沉的屋內一望，急忙帶了在織着的毛線襪，奔了進去。她把手中的毛線襪放在方桌上，俯下身去，拾起掉在地上的被給她的父親蓋好，和柔地問：

“爸爸，可冷？想喫什麼嗎？”床上的老人聞聲，又睜開眼來，向阿桂注視了一下，輕輕地吐了一口氣。

“阿毛出去了？”老人瞋着眼睛說。

“早已出去了，爸爸，”阿桂坐在床沿上，凝視着她父親的臉，想喝水嗎？”

老人輕輕地把頭搖動了一下，他底灰白色的頭髮便在枕上散開，阿桂即站起來，在一隻外面用棉絮包裹着的瓷茶壺裏，倒出了一杯微溫的茶，又走到床邊。老人想仰起身來，阿桂扶着他的背，把茶杯放到他的嘴邊。他的身子略爲仰起了一些，急

忙地連喝了四五口，杯裏尚剩着幾點殘瀝。阿桂扶他睡下後，便向牆角一潑，輕輕地說道：

“還要嗎？”老人把頭又勉強的動搖了一下，表示已經滿足。烈楓從外面踱了進來，他底外衣已扣好，呆呆地向老人注望。粗聲地說：

“老伯身體好一些嗎？”

老人聞聲，便睜開眼來，視着烈楓，勉強地把頭一領，臉部極力想堆上些笑容，可是祇能見幾條骨頭和青筋的微動。

“甘先生，…… 客人，好了一些，謝謝。”聲音是含糊而澀滯的。

“休養些時候，快可全愈了”

“但願……謝謝！……”老人的眼睛又瞋上，阿桂把他身上的被按緊了些。

屋內的空氣沉悶得難忍。烈楓回視了睡在床上的老人一下，茫然的又踱到門外來；他底腳踏在枯草和落葉上，發出啜噉的聲音。風淒淒地吹得緊了起來，白霧却在淡下去，太陽像明燈似的升起。

可是他強烈的光線被霧所隔，也不得不暫時減少他底威權。

“阿桂，你父親的病是什麼時候起的？”當阿桂跑回門口，坐下編毛線襪的時候，聽見烈楓這樣問，便抬起頭來帶着詫異的神氣向他注視了一眼。

“時候嗎？”

“不差，什麼時候？”

“時候？……自從母親死後便有的，有奇好，有時不好……近來一……”阿桂在自語似的唸着：‘什麼……胡正福……老爺要把田租不付給王春生，……’。……農民協會……”

“王春生不就是住在三春軒的王春生嗎？”烈楓似很注意似的站定。

“是的，我家的田便是租王春生老爺的。……後來，人家說胡正福叫王老爺不要把田租給我們種，爸爸急了，跑去請求……”

“胡正福不是本地公安局長兼特別法庭庭長胡君順的兒子嗎？——唔，後來怎樣？”烈楓這時好

像很感到興趣。阿桂望了他一下，心裏覺得很高興，語聲遂重了一些。

“是的，……特別法庭……後來，王春生老爺說不好！還是照舊給我們種，爸爸這纔安心些。……可是，後來……”

“後來怎樣？”

“後來，說是農民都要加入農民協會，還要組農民自衛軍……這話是胡正福說的，哥哥這樣講，……不入的叫田主不要給他田種，——不許他做農夫……”

“哼，這樣……”烈楓覺得有些憤憤，可是一方面又笑出來，心裏在想：“哈！竟有這樣的怪現象？”

“爸爸急得又病了，哥哥却沒有什麼，便加入了農民協會。可是，不種田去當兵，大家都不贊成，王春生老爺更不高興。他說，打雞公山的強盜，可以到省裏請兵來，而且公安局的警察也有什麼用呢？……所以，還好……”略頓一下，織成一隻毛線襪，隨即又開始織別一隻，並向屋內熒火樣的燈光

望了一望，“可是，爸爸又病了，而且這樣的厲害。”

“唔，病了。”烈楓又從阿桂的面前，向別處踱了開去；雙手挽在背後，腳踏着地上的枯葉，輕輕地又喘了幾口氣。阿桂見他走開了去，便停止了說話，伸了一個懶腰，打一個呵欠，低着頭，專心地編她的毛線襪。

曉色慢慢地隨着迷霧退去，西風中斷續的傳來鷄啼的聲音。天空中雖是仍呈現着一片淡灰色，但太陽終於從瀰漫的霧裏掙扎出來了。

“甘先生今天不出去了嗎？”烈楓走到門口，一隻手推在門上，門板發出格格的声音；阿桂看他將要走進去的樣子，敷衍似的這樣問。

“快要出去的，在你家裏叨擾了好久！”烈楓站住，對着阿桂正經地說：“早些把事情辦完，我就得歸去了。”

“歸到S埠去？”

“是的，歸到S埠去。”

“你的朋友可找到？”

“也許已不住在這裏；不過我得再找他兩天看。”

“現在你快要出去，要我弄些早餐你喫嗎？”

“不，我得到外面去喫。”烈楓說着，便走進屋內；當他走到蔣金富的牀前，又向老人看了一下：嘴張着，眼瞋着，似乎已經睡熟的樣子。方桌上的一盞油燈，因為受曉風的逼迫，柔弱的火花可憐地在跳躍着。烈楓很小心地躡着腳，輕輕地離開了老人的牀，從方桌旁一扇側門，走進了黑暗的內室。

那是一間鷄籠似的斗室，四面都沒有窗，祇有屋頂上開了一個洞，用玻璃遮蓋着。從這個天窗中透進些微弱的光線來。室內左面，堆着許多農作物和一些殘缺的舊器具；別一旁，便鋪了一張二人可睡的板牀。烈楓走進了室裏，便倒在牀上，噓了一口氣，眼睛凝視着天窗外的浮雲，淒傷地出神。周遭的空氣很沉悶，如重衣樣的緊緊地包圍牢他的全身。

他在牀上睡了一會，猝然地跳了起來，翻開

了牀下的一隻破提箱，取出一隻小皮夾，藏在衣袋裏。他走到側門前，正將走出去的當兒，忽然又像忘帶了什麼似的，折回暗室的板牀前，把剛纔拿起的帽子放下，可是他並不取什麼東西，只呆呆地站住。

“唉！唉！”重重地透了一口氣，他又翻身在牀上覆着頭睡下。

他原是一個脆弱的人，他的柔弱的情緒給了他許多惶惑和恐懼。時代環境如秋風樣的猛烈地在旋盪，他好像是一片枯了的落葉，茫然無主意也無力量地隨着秋風飄颻；最後，不知應當歸宿到什麼地方。他睡在牀上，覆着頭，思潮如大霧中的孤雁，在天空中茫然地徬徨；他嘆了一口氣，簌簌地流下幾滴清淚。——他是不常常哭的，當他離他的冰芷時，他也不曾流過淚。這是他嘗着了人間味後第一次的哭！

光陰在他的喘息中消逝着：天窗外的日光直射了進來。他的神志已慢慢地朦朧，靈魂似乎要從他底身體游離了。

——唉 這是怎樣……呵！阿桂……

——毛哥，怎樣？爸爸睡着……

神志恍惚中，模糊地聽見有人帶着急切而沉重的脚步走了進來。繼之，便是粗聲的說話，和阿桂驚異地答語聲。他還是朦朧地睡着，起初並不在意，不過耳畔感覺到有個聲音在繚繞而已。

——天哪！這是什麼……

——什麼事呀？毛哥！

——昨晚三春軒遭火燒，王春生被暗殺了！

……

這個聲音傳到他的耳畔，他才受了一個猛力的刺激，突然的清醒過來；但他仍睡在牀上，留神地靜聽着：

——我們的……有什麼要緊的……

——什麼要緊？說是燒三春軒的是鷄公山的強盜勾結了。……

——誰呀？

——誰？農民協會的會員，王春生的佃戶……

——啊！哎……

——王春生的佃戶，要土地公有，所以勾結匪黨，燒了三春軒，殺了王春生！

——輕些，爸爸睡着！

——胡正福們這樣說，所以公安局長胡君順已把許多王春生的佃戶捕了去！

——田三叔呢？……

——田三叔，陸阿榮，啊，別的我也記不清楚。總是農民協會的重要職員，都已捕去了！

——啊！

——三利哥說，警察快要來捉我呢！

——哎喲！毛哥！

——不要響，使爸爸受驚是不好的！

——那……那是……

好像一陣暴雨的來臨，“警察快要來……”數字，更加響亮尖銳，又把他怯弱的靈魂震盪起來。他由牀上跳起，擎着帽，站在牀前，他覺得眼前有無數憧憧的黑影，帶來許多恐怖和傷心；一方面，

他還極力鎮懾下心裏的惶懼，默默地靜等着外室的聲音，但外室的空氣却沉默了片時。

“阿毛哥……”他走到外室，陽光雖已逐去了半間的黑暗，可是仍舊覺得周遭的空氣很慘澹，阿毛呈現着苦臉，對着熟睡在牀上的老人注視，阿桂倚在一把椅傍，失神地，身子瑟瑟的發抖。烈楓向着阿毛淒聲地招呼了一下，恐怖塞住了他以下的聲音。阿毛回過頭來，向他注視，苦悶地站着不動。

“客人，這……這怎好呢？”阿毛斷續地喘息着說了，薄薄的夾衣裏的胸膛，砰砰地在怔忡。

“怎樣一回事？……”烈楓無意識地問，眼睛不住地向門外注視，看有什麼人來。

“警察要來捉……我……”

“你……”

“是的，胡正禰說我是燒三春軒的同謀犯，也是和難公山一夥的匪黨……客人，你想……”

“那末，你逃吧？”

“逃，那裏？去還有……爸爸和妹妹……”

“哥哥，你……”阿桂哭喪着臉的插了進來，阿毛和烈楓向她注視了一眼，把她以下的話打斷。她只是發抖。

“警察快要來了嗎？”

“三利哥對我這樣說。”

也許那時他的恐懼比阿毛還要厲，他的心在跳着，他的臉在燒着，他的整個的身子在發噤；可是他極力的忍着，佯作安寧的樣子。

“客人，也許……”

“我得出去看看。”

“也許，沒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真個……放火殺人！”

“我得出去看看，”他的臉向着門外，急切地望着，並不注意阿毛所說的。

“哦！痛，阿毛，你幾時回來的？”老人在牀上翻了一個身，呻吟聲把他們的注意力轉了方向。

“嘎，爸爸……醒了！”阿桂和阿毛異口同聲地說，急忙回過身去，走到老人的牀前，阿桂輕輕地

給老人槌背，阿毛正對着老人的面前。這時方桌上油燈已經斷了它最後的一絲光線。

“爸爸……”

“我得出去看看，”他茫然的唸着，回頭見阿毛們聚在老人的牀前，他便慢步的向門外走了出去。

“嘎！痛……阿毛怎麼辦呢？……”他走到門口時，聽見室內老人微弱的聲音，不禁又回頭向他們一顧。

“爸爸……”

陽光已普照了大地，重霧隨着晨熹消失了。秋風吹着他熱辣辣的臉頰，發抖的身體又重重的打了一個寒噤。真神廟周圍的樹木，嘶嘶地都在風中叫喊；落葉和枯草在地上旋轉着飛舞。他茫茫的走着，在他的神志中仍瀰漫着重重的迷霧。

四野是一片荒田，長着叢叢的蓬榛和野草；各處暴露着破毀的棺槨，零落的骸骨在很大的狐狸掘的洞內呈現出來。有幾處邱墟上的枯草，蔓延着熊熊的野火，風刮來便噼噼的發響，黑烟隨着秋風

消失。他失神地走着，瞻顧他的周圍，祇有這些蕭殺的景象。

走到了一條三岔的泥路口，向左走去，過三陽橋便是徐家村，向右去是個大鎮鬧市，叫做狀元街的。他立在三岔路口，向四周望了一下，不見行人。他躊躇了一會，便向左面走去，仰頭向前望着，走到十幾步路，他心裏在想：時候太早，有些不便；就轉身折了回來，仍沿舊路，向右面走去。他的心雖在跳動，可是他仍願看一下外面究竟是怎樣的情形，於是他發抖着堅決地向狀元街前進。

走了一會，他還在靜寂的空氣中呼吸。走過一所草舍時，有一條花白狗猜猜地對着他狂吠，他全部的憤怒都移在花白狗的身上，暗自的想：“哼！可惡的狗！”可是他沒有理睬，因他這樣的想着，他已走了很遠；狗雖還在狂吠，但已遺在很遠的後面。

在別一條泥徑上，他看見有二個人走了來：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少女。少女扶着老婦，似乎還在爭噪着似的。他的脚步便緩了下來，慢慢地見兩個女

人走近了些，他已可很明顯地看出她們的容貌：一個老婦人，年齡大概有六七十歲了，頭髮灰白而且大部分脫落完了，面頰繃得像雞皮一樣，張着剩下的幾棵殘牙的嘴，搥着胸，在大聲地號哭。一個少女，大概十七八歲的樣子，穿着鄉下粗布的衣服，臉上也帶着淚痕，扶着老婦，在安慰她。

——祖母，不要太傷心了，也許……

——呵！他又沒有犯法！爲什把他捉了去？！

——祖母……

——我給你們拚命！……

她們走得更近了，烈楓可以聽清楚她們的說話，他便呆呆地站住，好奇地望着她們的走來。最後，她們走到了他面前，他失神地看着她們，想不到有什麼話可以上去對她們說：

“這裏有一位先生，祖母！”少女輕輕地對老婦人說。

“嘎，”老婦人抬起頭來，繃了眉心，用力地向烈楓望了一眼，停住了號泣，哀聲地說：“先生，你

有看見？”

“什麼？老太太……看見什麼？”他囁嚅地說。

“我的三兒，先生？我的三兒根法！”老婦人急切地等着烈楓的回答。

“三兒，哪一位？老太太，我不懂……”

“我家的三兒根法呀！先生，你……”

“先生，祖母已昏亂了，”少女柔聲地急忙插進來解釋說：“先生，你可曾看見四個警察捉着一個年輕的農人，向什麼地方去嗎？”

“一個年輕的農夫？”

“是的，是我的三兒！……先生，你可見他向那兒去的嗎？”

“沒有，我剛才出來，老太太。”

“什麼，你說……”

“我沒有看見。”

“祖母，他說他沒有看見。”

“沒有呵！我的根法，你們誣說他殺人放火，我知道的……”她又暴躁地號泣起來，手槌着胸，

少女扶着她，“我給你們拚命！”

“老太太，這是什麼一回事？”烈楓帶着驚疑的神氣，站在她們的面前，這樣的問。

“我給你們拚命，你誣說他……”老婦人不理睬烈楓，由少女攙扶着，號泣着向對面別條泥路走了去。烈楓呆呆地出神地站着，目送她們在泥徑上跌宕地行走。

最後，她們走遠了，烈楓纔回過頭來，繼續向狀元街走去。

慢慢地走進了狀元街，行人隨之多了起來，烈楓向着每個行人的臉上凝望，並且很仔細地竊聽着他們的談話，行人們却沒有注意到他。

闊不滿一丈的石子鋪成的街道，兩旁是一排一排的平房，開着各種不同的小舖子。許多小販急忙地負着。担着，攜着，各種販賣的東西，在街上來往喊賣。這裏和真神廟四周的一片荒田，顯然的是二個不同的世界。他緩步地在街上行走，好像未出門外的孩子，走進了異國樣的情緒。他覺到身旁照

熙擾擾，都對他很生疏而且很厭惡。

“真厲害，昨晚三春軒遭匪黨的火燒！”前面有二個小販子，荷着空筐，談笑着走來，聲音很響亮，“想不到農民協會裏也有土匪！”

“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是個世界了！”別一個帶着哲人的感傷的神氣，說：“什麼人家辛辛苦苦積下來的財產可分的，古時從來沒有這種話過。”

“要沒有胡君順局長和他的少爺胡正福，我們的M縣真不知要弄得怎樣糟呢？！”

“哼！胡正福父子二個，難道是好人？我們的地方不是已夠糟了嗎？”

“不過，這次捕捉匪黨，他們終是有功勞的。……”

胡正福這個名字，使他感覺到很大的刺激。現在的時代是一個渾沌的漩渦，人們都隨着它而昏茫地輾轉激盪。在他的神志中，是無垠的迷霧，憤怒，恐怖，悲傷，都在其中蠕動着。他回頭再看時，二個小販已經走過他的身旁，遠遠的在他的背後

了。於是牠繼續着在行人攘攘的街上踟躕。

全街的空氣，突然間如水波似的，激盪着緊張起來，有許多人紛紛地從前面奔來。街旁的小販及行人都現出急切的和驚疑的神氣，互相詢問，發生了什麼事情，街旁店舖裏的夥計，大都離開了櫃台，走了出來看熱鬧。一般婦女和小孩們，卻驚惶地紛向店舖裏走避。

“什麼事，這樣的慌呀？”

“不知道，看着吧！”

“鷄公山的匪黨來了嗎？快閉門！”一個豆腐店裏的主婦，惶懼地對她的夥計說。

“不會的，那個希望你這小店？”夥計回答着，還是掙出去看熱鬧。主婦沒有話說，只是驚疑地瞧着街上的動靜。

遠遠地有一大羣的人擁了來，全街的空氣進入了緊張和恐怖中。兩旁站着的行人靜靜地等着前面一羣人的來到，屏着氣，連呼吸都失了常度，前面的人離開得遠遠，看不清楚究竟是什麼一回

事，和什麼人。

“什麼事？什麼，喂？”前面小癩頭飛也似的從人羣中奔了來，奔到豆腐店的門口，豆腐店的主婦急忙把他攔住，急切地這樣的問。

“什麼事，捉着了匪黨！”小癩頭粗暴地說了一句，擺脫主婦的阻攔，卑夷地想走。

“什麼匪黨？是燒……”主婦還是攔着小癩頭，絮絮地問。

“是的，燒三春軒的干你甚事？”小癩頭擺脫了豆腐店的主婦，飛也似的奔去了。主婦着惱似的回到店門口，旁人有幾個笑了出來。

前面簇簇的一羣人，慢慢地走近了攔來，立在街心中的觀者紛紛地讓開；空氣緊張到了極點，大家都睜大了眼睛，發出焦急要知道這事的神氣。烈楓站在豆腐店的門口，仰着頭在企望着。

三個農夫縛在一條很粗的麻繩上，左右守着六個雄糾糾的武裝警士。在三個農夫中，一個頭髮已花白，二個還是中年，他們內心的恐懼，都在他

們忤慄着的身體和黝黑的面容上，充分地呈現出來。後面跟着許多人，有的竊竊地在私語，可是聲音很微弱，所以全街還是在沉悶緊張的空氣中。

“……太爺……胡老爺……我沒有……”一個老年的農夫行走着時，回過頭去，向背後的人哀聲地求乞；不提防後面一個中等身材的小胖子，提起手來，猛烈地抽了一下籐條；衆人都把視線移到後面小胖子的身上。

“鬧什麼？”小胖子恨恨的說。

“胡老爺可憐我……”農夫仍作哀聲。

“你媽的，走！”左面的一個警察，對着那個農夫踢了一腳，兇狠狠地喊着；那個老年的農夫才哭喪着臉，垂下了頭，像馴羊似的跟着走。

烈風把視線移到後面走着的那個小胖子的身上：中等的身材，光光的頭髮，豐腴的臉頰，尖尖的鼻子，二隻大小不齊的斜白眼，穿着華貴的中山裝，……突然間一個幻影又浮了上來，他以乎和他曾經認識，再仔細地向他注視，他又記起昨晚三

春軒籬內的那個人來，白天裏當然比黑夜裏借着燈光看得清楚，於是他的思緒中充塞住了密密的疑雲。再向那人看：他的身旁還有幾個流氓式的人隨着，他覺得那幾個人中，恍惚似乎有幾個和昨晚三春軒籬內的七個人的影兒有些相像。

“那個？拏藤篋的人是誰？”烈楓微聲地問豆腐店的主婦。

“哪個？”豆腐店的主婦伸長了脖子，向前望，“我看不見。”

“是胡正福老爺，”旁邊賣青菜的小販，傲然地向烈楓注了一眼，現在出不自然的樣子，說了一句。

胡正福！烈楓聽了一驚，極力地把自己心的怔忡抑住，再向那小胖子端詳，愈看愈像，不過比從前胖了一些。

“胡正福，虧得他告發呢！”旁邊一個豆腐店的夥計，嬉笑着說了一句，站在他身邊的人都向他看了，他便昂然地自鳴得意似的，把雙手交叉在胸

前。

“一個田三叔，田三叔怎會幹這種事?!”一個婦人站在旁邊，自語着。

“人心哪個知道？這個世界不是從前的世界了!”豆腐店的夥計，冷笑了一聲，那個婦人再不做聲，大家仍注視着將行過去的可憐的農夫。

“唉！可憐，哪個犯法……”老年的農夫還在呻吟，可是後面小胖子的“嘩”的一聲籐條，又抽過來了！

“噪什麼？老狗！”小胖子怒目視着，這樣的吆喝。

“唔……可憐……”農夫不敢響了，旁邊站着看的人們面上都呈現出反常的表情，不知是憤恨還是同情。

“喂！這樣怕……三個人，縛在一條繩上……”豆腐店的主婦伸長着脖子，望着農夫受鞭撻，不禁喊了出來。

“又不是打你！”夥計笑着，調戲似的說，主婦

還是出神似的望着，沒有注意。

一羣的人慢慢地向西走遠了去，有許多觀者跟在後面隨了去的。空氣的激盪緩和了下來，烈楓呆立在豆腐店門首，目送這一羣人的過去，周身似在燒滾的難過。

那羣人走得遠了，已看不見，街上的秩序漸漸地恢復了過來。有一部份沒有事的閒人，便聚在一起，紛紛地談論起這事，烈楓站在旁邊靜聽。

“真想不到好好的農夫也會做匪徒！”一個說。

“虧得胡家老爺，否則……”別一個還沒有說完。

“但是鷄公山上的匪黨，他們也有辦法嗎？……聽說農夫中還有一個蔣阿毛沒有捉牢呢！”

“已經派警察去捉了，一網打盡，地方才會平安！”

“不，蔣阿毛也已捉到了，剛才小押當裏爛麻子這樣說。”



### 三

微溫的秋陽由染塵的玻璃窗外射進了旅館的室內，烈楓在小牀上輾了一個身，朦朧地睜開了眼，他用左手把二隻眼睛揉了一下，又搔了一搔長長的頭髮，吐了一口氣，回頭向窗外一望。日光使他的睫毛不住地閃動，於是他便緩緩地從牀上坐起。

“時候已不早了，”他輕輕地自語。

三陽旅館是本地比較有名的旅館，地址是在狀元街的左手，旁縣前街最熱鬧的地方。在那時別家旅館都因時局緊張，壞人太多，恐怕有匪徒來投宿，致連累到店主，因之一般比較疏生的客人，

形迹稍有不明的，他們是不願招待的。祇有這家三陽旅館，還是和前一樣的招待客人。

烈楓住的是一間狹小的單人房間。祇有一張小牀，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活像一座牢籠。牆壁上的石灰剝落了積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有時由鼠子跑過，便有許多灰塵滲漉地掉了下來。可是這樣的房間在M地各家的旅館中，不能說不算好的了。

他坐在牀上，披上一件外衣，垂着頭，便呆呆地幻想起來。昨夜的夢兒還迴縈着他的腦海。他的神志昏惛地，彷彿和仍在夢中一樣。一隻手偶然觸着枕頭，覺得枕頭冷冷的還留着一大塊的潮濕，微微的餘喘仍留在他的唇邊。他不信太陽仍照在他的面前，他已從惡夢中掙扎出來。

他曾夢見自己彷彿徘徊於荒草沒徑的血河之濱，滿天的陰霾密罩在他的頭上；模糊中彷彿看見冰芷在遠遠的荒林之中隱匿，成羣的惡鬼猙獰地在向她追逐。他不知怎樣涉過了血河，飛奔地跑了過去，把冰芷緊緊地摟住；忽然間，四周野火向佢倆

逼近攏來。冰芷的歡喜和悲傷的眼淚滴在他的手上，他的勇敢和勝利的眼淚潮濕了冰芷的衣襟。但倆大哭起來。突然間，便這樣醒了！那時慘淡的月光正照在他的床前，隱約聽見房外淒迷的大吠。待到第二次夢醒時，太陽光已充滿了全室。

他自己也知道自已是一個懦弱畏怯的人，這種懦弱畏怯造成了他過去的錯誤；現在他還是同樣的向錯誤走去。但是時代却起了巨大的變化，他彷彿是一個慣居在平靜空氣裏的孩童，一旦走進了飛沙走石的沙漠，益使他覺到滾滾的浩海，無處可歸宿，他時常在想：一切的人都是惡的，至少對於他不懷好意。因此，他時常想逃避這個世界，爽快地作最後的決斷，把一切都拋棄了。但是他終究是個懦弱畏怯的人，他沒有這股勇氣，於是又很可笑地自己解勸自己說：因為環境是逆的，人類是罪惡的，所以才有所謂“人生。”人生的意義便是掙扎奮鬥，人生一世的歷史原不過是這種事實的表現。於是他慢慢地又愉快起來；更進一層，幻想對於明天

的希望又起憧憬。他覺得前途還有篝火樣的光明在閃爍，又想起“夢兒是現實的前身”這句話，使勇氣在他的周身汹涌，他覺得處在無論什麼逆境，終有奮鬥的可能。我們不但要努力適應我們的環境，而且還要改造我們的環境，來適合我們的理想。他這種樂觀的幻想，延長了在他面前的光輝。但當他的幻想完了，踏入現實的荊棘之路時，他又覺到自己如空中輕煙似的飄渺了。

當他想起冰芷的時候——實則他無時無刻不在想着——這種矛盾的力在他的內心衝突得更爲利害。環境如天網似的緊鎖着但倆的自由。他彷彿是在月光下，捕捉遊魂似的黑影。自己差不多成爲飛絮或浮萍，雖然冰芷也是同樣的愛他。他又想起冰芷的未婚夫胡正福，現在的威勢何等喧赫，憤怒之餘，他未免覺得慚愧，彷彿自己因愛冰芷而反害了冰芷。這當兒，他便想起在二年前他離故鄉前夕，冰芷在送別時的話來：“去吧，終是要分離的！”這句話給了他很大的激刺。他曾因之對愛情

懷疑，對一切都懷疑。是的，一切的一切到頭來終是要分離的。縱使倆人是怎樣的相愛，終究不能合爲一個人，無論在肉體，或在靈魂。這種思想雖是可笑，然而當一個人在苦悶憂鬱的時候，這是常有的事，也是應該有的事。因之，他又想不再去纏擾冰芷。可是呢，那是不可能的呀！他在世上唯一的留戀是爲了冰芷，他之所謂前途希望也不過是指來日冰芷所能給與他的幸福；沒有了冰芷，他對於世界早沒有什麼值得留意。所以每當他闔上眼睛，在想像中看見冰芷對自己微笑時，一切矛盾的思想仍歸統一起來了。

這便可表示出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光陰便是在這種狀態下消逝過去的。

他呆呆地坐在床上，又在這樣想了。在不知不覺之中，日光慢慢地在移動。他不能繼續他的幻想過久，幻想是現實的缺陷底補償，人們都可以印像地創造出自由的美滿的理想的樂園，追求開始時的少許淒美的甜蜜；但是從別一方面講，幻想却又

是失望和苦痛的先導，對於現實界的處境的不滿，大概都是由幻想的反映而促成的。於是他的思潮中斷時，突然地左手在自己的胸上猛捶一下，深深地嘆息了一聲，葬送了幻想。

他對於冰芷的愛戀，他有時覺得也不過是普通戀愛舞台上的一幕；彼此間的需要也不見得比普通一般的戀愛者為嚴重或急切。他有個時候曾主張過戀愛成立的條件，須含有生理的需要，心理的融合，及社會的允適的三個原素，現在他和冰芷間的關係，除第一項生理的需要外，心理的融合與否，已經遠別了一年，自己實在沒有確信的把握。至於第三項社會的允適，則定全不能成立。所以他也覺得他對於冰芷的追求似乎並不完全沒有可以中止的理由——但是這不過是他在畏事實的不易如願時，為自己預備退縮的地步，剎那時的解釋；究竟他受了浪漫小說中的戀愛至上論的觀念過重，一時不易擺脫。當他對於他的敵人及現社會灰色形態的憤慨，和想起過去和冰芷的歡樂情形

時，脫逃受的思想又像朝霧在旭日之下消散了。

日光已由床頂上移到灰塵層積的桌子上，光線和玻璃窗成了斜角。他在牀上整了衣服，惺忪地伸了伸懶腰。樓下混雜地傳來人們的喧囂聲，和街上車輪的輾輾聲，他取出手錶來一看，短針正指三字上，他不得不驚：‘呵！已是下午了！’

於是從床上下來，穿整齊了衣服，叫茶房倒了一盆洗臉水，開始漱洗。

“擎些蒸籠小饅頭來！”他漱洗着，思緒像小鳥兒似的又飛到很遠的地方去，隨口的對將近踏出房門去的茶房說。

“什麼，蒸籠小饅頭？那在早晨才有，先生！”茶房莊嚴地重又回過頭來，向烈楓說。

“是的，蒸籠小饅頭擎二十隻，”烈楓好像沒有聽見茶房的話。

“現在沒有了，先生！”茶房又加了一句。

“十五隻也好，快些叫來！”

“我說，現在沒有了，先生！別的吧，雞絲麵可

好？”茶房的聲音加重了些，睜着眼向着烈楓，顯然有些發怒。

“嘎…… 嘎！沒有……那末，不要什麼了，你去吧！”烈楓彷彿突然從夢中驚醒，停止了漱洗，見茶房微溫的神情，不覺吃吃地紅漲了臉，慚愧起來。

茶房回轉身，嗤的一聲冷笑着：隨手閤上了房門，傲然的出去了。

這對他又增加了些無所謂的憤怒和不安，忽忽地漱洗完畢，反鎖上房門，不敢正視旅館中的一切人，倉惶地走出了大門。

縣前街及其附近算是M縣比較熱鬧的地帶，樹着粗木的破落牌樓的知事衙門，便在這街的左段。在這條街上，可以看出封建時代的遺蹟。碎石鋪成不到一丈闊的街道，崎嶇得不堪涉足；街的兩旁，大半都是參差不齊的，破舊而黝黑的街房，開設着各色不同的店舖。中段幾家有三五月祇有一隻爐火的鐵匠店，容色慘敗的鐵匠，在熊熊的火光前鍛鐵，更引人想起中世手工業時代的工作狀

況。街上除行人外，不時還有稀疏的人力車跑過。

烈楓看了一下腕錶，站在旅館門口躊躇了一會，才緩緩地向右方的狀元街那邊走去；任意而又惶恐似的向四周生視對街洋貨店裏站着一個穿藍花綢旗袍的女子。烈楓放緩了腳步，遙遙地凝視着那女子的背影，緩緩地走着，不覺撞在街旁放着兜賣瓷器的擔上，險些兒把擔子撞翻。給賣瓷器的大聲地吆喊了一聲，才急忙回頭向前看，又漲紅了臉，讓開了擔子。回頭向洋貨店眺望，這時那女子的臉已朝着街上，烈楓看見全不像冰芷，才垂下頭去，自己笑了一聲，又向前走了。

走了一段路，偶然地一隻腳陷在街上的污水潭裏；他不禁喫了一驚，一隻腳已經染上污穢的泥水，水還濺在一個拖着辮子的鄉下人的衣服上。那位含着旱煙管的鄉人，露出臘黃而發奇臭的牙齒，惡狠狠地睜視烈楓，指着衣上濺着的幾點污水，謾罵着粗陋的言語。烈楓不想去理會，他向他注視了一眼，便向前走過去了。然而心裏不免有些懊

惱，暗暗地咀咒：——哼！全是一批豬獠，一任強者及帶着面具者的宰割，不知有一些反抗；見了弱者，卻如此的裝威作勢！——不過轉念一想，覺得這批睡在豬欄裏的動物，像誠懇忠厚的蔣阿毛之流，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死活，委實也太可憐了！

他帶着憤怒和悲哀的情調，向周遭眺望，有幾家門口，有三五個店夥，圍着小販，在作擲骰子之類的賭博，嬉攘地似乎很高興。其他的來往行人，睡着似的，也沒有什麼悲痛的表情。他在心裏不禁深深地嘆息：“唉！夢中的人生！M縣這樣沉重恐怖空氣，仍振盪不起你們渾噩的靈魂，除非刀兒架在你們的頭上，你們才有些感覺。吃人的惡魔，帶着面具在吮吸你們的血液，非吸盡你們最後一點的血液時，你們還是和惡魔親暱的！……”一個人在發現別人的愚昧的時候，便顯出自己格外的聰明和得意，那是很普通的事情。

在一家香燭店門口轉個灣，他便走進了狀元街。據說那條街上曾經住過一個姓楊的狀元，不過

現在狀元的府第已經翻造成了厝房，狀元的遺迹，和人們所贊慕的傳說，也已隨着時代的轉移而消逝了。其唯一的留痕，便是狀元街這個名字。這是M縣惟一的大街和市集，街道的建築較縣前街要廣闊，兩旁的店鋪也較別處要繁鬧。全縣有名的福申茶園，便在狀元街的中心，

鄉鎮的情形和都市有很顯明的分別，M縣這幾年來雖有特殊的變化，但仍脫不出鄉鎮的風氣。在鄉鎮裏，新聞紙是不大讀得到的，而地方上消息的傳佈，卻並不下於都市。因為第一鄉鎮的區域較小，人事沒有都市那樣的繁雜；第二還靠茶肆酒樓等公共地方，作傳達新聞的機關。鄉鎮裏的茶肆，不一定和都市裏似的是作交易買賣的場所，酒樓也不一定是喜慶酬酢的宴樂地，這些無非是鎮上的閒階級，以及農工等在工作之暇，和俱樂部游藝場似的，來這裏作一種消遣的玩意而已。所以在這種地方，可以看見許多不同樣的安適的閒情逸致，和瑣碎的地方新聞。福申茶園便是M縣較大的

這種場所。

福申茶園的樓梯正向着大門。樓下是一間小小的房子，除出樓梯佔去了一半空間外，還有一半的地位，是個做饅頭大餅，供樓上茶客作點心的小舖子。樓上比較似乎大一些，那破舊的欄干，和黯黑多灰的玻璃牕，顯然表示出過去也曾興盛一時，而今卻蓋上一層頹傷的神氣了。

烈楓信步地走到福申園的門前，熱噴噴的饅頭剛從蒸籠中取出，夥計正在五個一堆地裝在碟子裏，由一個癩痢頭的孩子，三盆一次，送到樓上去。烈楓想起剛纔茶房的狡黠，便抖了一抖大衣，走上了樓梯。

他到了樓梯最後的一級，喧擾得如蛙聒樣的空氣，便呈現在眼前。烈楓左手按着樓梯的扶欄，和找誰似的，向四面看了一週，一張張方的和圓的破桌，連接地，密切地，排列着；每張桌子旁多少都坐着三二個茶客，有面容枯槁的穿短衣服的工人，有穿藍布大褂的佃戶，還有面容狡黠，留着稀疏的

八字鬚，穿着舊式的黃綢大褂，啣着旱煙管，仍留着小狗尾巴似的辮髮，這一類的紳士先生——但是很明顯的，在這許多茶客中，可以分別二大類：紳士先生們的幽閒，和黃臉穿短衣者的憂戚。烈楓站着，深深地覺到樓上的空氣，在嘈雜中帶着些微的嚴重。

一個茶房絞了一把熱手巾，在烈楓面前走過，凝神地注視了烈楓一眼。烈楓纔覺到呆站着不安，便走到前排一張空桌子上坐下。他的前後二張桌子已各有人占據了。

“清茶還是紅茶？”就是注視了他一眼的那個茶房，走了過來，絞了一把熱手巾給他，站着這樣的問。

“什麼？就拿一壺雨前來吧，”烈楓在臉上揩了一下，又抹了抹手，把手巾放在桌上。茶房收了手巾，便走了開去。

烈楓又向四周觀望：左面桌上坐着二個穿粗布短衣的農夫，臉上籠罩着憂鬱的慘霧，相對地伏

在桌上。熱噴噴的濃茶，一杯杯地喝着，靜默地相對着不作一聲。右方桌上的情形便不同了：三個紳士式的先生，嬉笑地喝着茶。鴨嘴似的咻咻地談着。一個年紀最老，約莫五十多歲，削尖的猴子臉，穿着寬大的馬褂和污舊的大衫，一條辮子盤在頭頂上，髮腳露在外面，彷彿是清朝退職的老官僚。第二個年紀約在四十左右，胖胖的身軀，穿着藏青哩嘰的夾袍，笑起來時眼睛便迷做一道線，常常叫“唯唯。”第三個的年紀，和那個唯唯先生差不多，老是板着臉皮，對人怒容相視似的，講話的聲音也比較大些，穿的是件竹布長衫，戴的一付近視眼鏡，幾乎有數千度的深。

茶房把茶壺和茶杯放在烈楓面前，將要走開的當兒，烈楓卻把他喊住。

“喂，慢些！”烈楓說，茶房便在他的面前站住，注視着，一隻手拿着抹布，在桌子上揩了一陣。“去叫十五隻饅頭來，”茶房答應了一聲，便走了開去。

烈楓自己倒了一杯茶，喝了一口。

“那不是太不成話了嗎？在光緒皇帝的時候，從來沒有人敢這樣想的；而且我是知道的，真正是國泰民安呢！”老官僚說着，很響地喝了一口茶。烈風回過頭去，向他看了一眼，暗暗地覺得好笑。饅頭已由小癩痢擎了上來，烈風一面喫着饅頭，一面靜靜地聽他們的談話。

“是不是，有皇帝真好得多呢，彬姪？”老官僚喝了茶，又加上了一句，

“唯！——是！是！”那個唯唯先生堆出十足的笑容。

“什麼東西，還不是都想錢呢！”近視眼激昂慷慨地說：“說什麼佃戶可以干涉田主的田地，什麼……哈哈！真是天翻地覆了！”

“輕些吧，茶坊酒肆，人色不齊，”老官僚打斷了近視眼的話：“天下無道，明哲保身！”

“是的，一些不錯，明哲保身！”唯唯先生搖了幾搖頭，好像吟詩似的。

“什麼革命，要大家的命啊！苛捐雜稅，是不是

更多了嗎？”近視眼又說了下去：“現在竟至連別人家的私產田地都要受到什麼黨部的干涉了！”

‘不錯！不錯！不過輕些說纔好！’老官僚裝小丑似的微聲地說：“真個是洪水氾濫，人獸相食的時候了！你看：鷄公山的盜賊橫行，縣衙門的賄賂公開，唉！真所謂神州陸沉，吾道已矣呀！”

烈楓已喫了幾個饅頭，暗聽他們的談話，不禁想笑了出來。同時他聽見左面桌上，二個農夫，偶然的幾句話：——

“唉！這將怎樣辦呢？他家裏的母親還不知道呢？”一個年老的說，深深地嘆息。

“還是慢些給他的母親知道好！否則真不知會使她……”別一個說。二人喝了口茶，又沉默了下去。

“然而從他方面說，那批農夫委實也太可憐了！昨天小校場行刑，三叔，你有去看嗎？”唯唯先生說了一長篇，那時人們簡直找不出他的眼睛在什麼地方，除出眉毛下的二道線縫外。

“去看的，這批東西實在可恨也復可憐。我老以爲他們敢幹這種勾當——竟至要公分別人家的私產，空前絕後，目無王法的東西，大概是銅筋鐵骨，做得出，受得下的，那知都是些胆小如鼠的狗傢伙！”

“怎樣？”近視眼說。

“你沒有去看嗎！”老官僚問。

“我去付租了。”

“那末，我講些給你聽吧。你沒有去看，真是可惜！”老官僚喝了一口茶，顯出得意的神氣，這幾句話引起了烈楓更大的注意：“這真是民國以來，未有的奇觀，殺頭之刑，年輕的後生早已沒看見了，而這次比殺頭還好看呢！”又喝了一口茶。

“蔓草叢生，荒蕪已久的小校場，頓時又熱鬧起來。午飯後，四面絡繹來了許多人。沒有一會，便人山人海了。校場上植了三根木桿。周圍都是熊熊的火爐子。我們正在疑惑這些東西作什麼用的？胡正福老爺正於這時，威風凜凜的押着一批匪徒來

了。你想怎樣處置這批匪徒的？真是新法呢！三個一批，剝去了衣裳，反綁在木桿上，火爐子裏火簇閃閃地向裸體的匪徒伸張，起初，我想，在西風中大概是很溫暖，很舒服的；但是，後來更受用了：匪徒們起先如殺牛似的大喊，四面也有許多哭喊的回聲，慢慢兒身體紅潤，慢慢兒面色枯黃，聲音低了下去。後來祇聞嚙嚙的聲響，有幾個還能痙攣地掙扎幾下。這時四周有幾個旁觀的老婆子，都昏倒了！……”老官僚和說書先生似的，滔滔地說着。突然地，茶樓上的茶客起了紛擾，大家都蜂湧到玻璃窗前，向樓下街上眺望，屏息着，惴惴地似乎見了什麼似的。烈楓也下意識地，跟在近視眼的後面，走了過去。

街上的空氣起了變化，由喧雜的散漫進入於嚴重的靜寂狀態中。街旁店舖裏的夥計，畏葸地木呆着，現出惶恐的神氣。路上的行人也向兩旁街沿讓避。烈楓仰起脚尖，從人頭叢中望下去，看見有十多個大漢，穿着同樣的藍布短衫袴，腰間帶着束

了紅布の木壳槍，傲然地在街心走着，向週遭顧視，現出不屑的猙笑。他們互相不知在說些什麼話。街上本不多見有崗警的，現在連一個警察的影子都不見了。

‘匪黨……’烈楓身傍輕輕的聲音。

“老先生，請問！這些是那裏的兵？”烈楓就向在他身傍的那個老官僚問。

“什麼？”老官僚回頭，莊嚴地向烈楓注了一眼，輕輕地說：“還不知道是鷄公山的……”語尾是靜默。烈楓才始知道下面街上走着的便是震動全縣的所謂鷄公山上的匪徒。

慢慢地，那一羣匪徒走遠了去，轉了個灣，進入縣前街，便不見了。衆人因為已經不是第一次看見，驚詫的程度也輕了些，不多一會，便恢復了原狀。烈楓和別的茶客，先後回到了原座。

“唉！好大膽！好大膽！”老官僚擺了擺頭，大有感慨系之的神氣。“難道胡正福輩有昨日之威風，而無今日捉拿若輩之勇氣乎？”

“不，三叔，聽說省裏軍隊沒有來剿之前，他們已組織了民衆自衛軍，軍長便是胡正福。”近視眼說。

“好呀，否則盜賊長此猖獗，吾儕無焦類矣！”

“老先生！”烈楓回過身去，微笑着，很恭敬地插嘴進去：“既然匪徒這樣多，何以沒有軍警去干涉呢，而且據說又是時常出現的？”

“誰說不去干涉他們，昨天在小校場殺了好幾個呢！”老官僚正經而莊嚴地視着烈楓說。近視眼和唯唯先生也都注視了他一眼。

“那末，今天的呢？”烈楓又說。

“今天的？……今天的，大概是敵不過他們吧！”

“敵不過？十多個人都敵不過，公安局裏的警士作什麼用的？那不是太笑話了嗎？”烈楓冷笑了一下，似在譏刺誰。

“是的，敵不過，現在已在組織民衆自衛軍了，”近視眼說。

“恐怕有誰和他們勾結。所以才敢這樣公然的橫行吧？”烈楓進一步問。

“勾結？是的，是農民協會！”老官僚說。

“不會吧，農民協會，……”烈楓冷冷的說。

“不會？誰知道！”老官僚顯然已有些動氣了。

“看！看！軍隊來了！”那時有個茶客站在玻璃窗前，望着街上，一會兒回頭向旁一桌的茶客這樣叫呼。聽見的人便又擁到窗前。

“那旗子，寫着什麼？你看，你是認識字的。”一個人說。

“太遠，字太小。”別一個說。

“什麼民衆……民衆……”

“是民衆自衛軍！”別一個說。於是接着便有許多人喊起這個名字來；同時有許多人跑了下去。烈楓也隨着別人，給了茶錢，走下樓來，好奇地自狀元街的東面走去。

對面不遠的地方，擁擠着許多人，一面白色的大旗，在人頭上飄揚。上面隱約的寫着：“民衆自衛

軍”五個大字。全街人們的注意力都傾向於這一面。有許多人從別方急忽地奔了來。

烈楓走入人羣中，第一眼便看見那個矮胖子，斜白眼，意氣地站在一隊穿藍軍服的士兵面前，臉上呈現着傲然輕薄的神色。後面四五十個所謂民衆自衛軍，嬉笑地各自散漫地在談話。四面環視着他們羣衆，卻都帶着嚴重的神氣。

“搜匪徒！”在烈楓身傍一個男子，輕輕地對別個說。

“就是鷄公山的……”別一個說。

“是吧？”

“不是早已轉入縣前街，向別處去了嗎？爲什麼要到順祥成衣舖來搜呢？”

“那可不知道……”

烈楓回頭向街左看去，果然在掛着一塊“榮記順祥成衣舖”招牌的那家門口，站滿了人。沒有一會兒，門前的羣衆突然起了波動，都向後面倒退，街上環着矮胖子的人們，也都轉換了視線。

“你媽的，拉着我做什麼？”三個士兵奔了出來，後面隨着一個中年的婦人，嚎啕哭着，拉着一個士兵的短衣不放。

“唉！老爺！做……做……好事……”婦人哭着喊。

“媽的，老子們會拿你的嗎？你敢瞎說！”別一個兵吆喊，猙獰地向着婦人施威；矮胖子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

“可憐！老爺！這是客人存的錢！……”

“瞎說！誰拿你的錢！”

烈楓沉寂的心境，不禁又起了沸騰的怒潮。這是軍，還是匪呀！？公憤私怨集中於矮胖子的身上。他底臉赤熱地如在發燒；身子因為過於忿怒，而起痙攣，兩道兇惡的目光，隨着矮胖子的身體轉移——但是弱者的憤怒，至多不過是些暗暗的咀咒。他突然地覺到了自己這時思想的錯誤，再看了矮胖子一眼，恐怖的情緒襲進了全身。他始感到呆立在這裏的危險；這時彷彿得到什麼神靈的啟示，

起了一種愉快的暖流，不禁臉上泛上了笑容。他點了點頭，再向矮胖子注了惡意的一眼，便倉卒地離開了擁擠的羣。

在路上，急步地走着，心裏樂觀地想到飄渺的將來，彷彿在面前已展開了一幅現實的圖畫。眼見得胡君順和胡正福以及別的惡鬼，都已反綁在刑場上，地方上的羣衆，向他們唾罵，祇等行刑的命令下來，便可見罪惡的頭顱，在羣衆歡喊中滾落！——這樣一幕幕地想着，並沒有注意到中途的景物。

隨着脚步的移動，他的身子已離開了囂擾的鬧市，空氣較為清楚些，壓力淡薄了許多。他抬起頭來，疲乏地深深的吐了一口氣，折入了狹隘的泥徑。

落日如紅輪樣的斜掛在槎枒寥落的枯枝上，發出濃濁的光彩；四周環佈着斑駁異色的落霞，慢慢地在變幻。枯草參雜的田野，染上了一層淺淺的棕黃色，偶然天空中有幾隻烏鴉飛過，枯枝上也時

有黃葉飛下，落在溝中。

今日的印象，加增了他對於胡氏父子的憤恨，而且也給他多了一種對付手段的維護。他倏忽地也曾想到自己的危險，但自欺的爲地方爲社會這個神聖的美名，却又把他的黑影遮蔽了去，現出飄渺的幻覺中的光明。他感到自己勝利的時候，便對着在變幻的雲霞冷冷地一笑。渾沌時代的一般帶脆弱情緒的青年的模型，在他的行動及思緒上充分的表現了出來。

走盡了一段泥路，轉個灣，便是一條蜿蜒澄清的小河。二旁雜植了許多柳楊，有幾棵紅如血的楓樹，帶着零落的葉兒，在順着西風顫抖。他在一條小石橋上，渡過了河。再走過三四間剝落的草舍，徐家菜園的竹籬，便在目前了。

一步一步地走近攏去，他的心兒因欣喜而顫震起來；偷偷地向週遭眺望，除風吹葉落的息索聲外，大地如睡熟了似的靜寂。

已是黃昏的時候，落日消失了蹤迹，彩霞也

同化於灰色的天空中；棕黃色的光彩留下了些蒼茫；大地上的萬物，都染上了模糊的灰色，在滿佈着牽牛花枯藤的竹籬前，悄悄地站着一個瘦長的青年。一會兒，由籬隙中透出了一個少女的黑影，急步地向籬門走來。

竹籬門輕輕地啟開，冰芷和烈楓二人的目光相觸，隔着籬牆，大家呆了一下。慢慢地，烈楓向前進了一步，把冰芷擁抱在胸前，俯下頭去，在她的朱唇上如沉醉似的，吻了很久；繼又把她的面部各處都吻遍，才戀戀地抬起頭來。冰芷如馴羊似的，靜靜地釘着他的臉，說不出話來。

“吾愛……芷妹……”烈楓執着冰芷的手，遲鈍地說：“我來得唐突吧？”

“不，我很擔心你，我知道你會來的。”兩人回身走出了籬門，她把門輕輕地閉上；向籬內望了下，又向門外四周望了一會，隨着他，走到籬角盡頭，在一棵大槐樹下站住。“你來得遲了些。”

“遲了嗎？確是遲了。哈，這怪事……”他冷冷

地說，引起她的目光向他凝視。

“什麼怪事，楓哥？”

“你的……好人兒……”

“不要這樣說！什麼怪事呀？”她驚疑地望着他。

“殺了許多人，胡正福，你不知道嗎？”

“嘎！不就是鷄公山上的匪黨徒嗎？那是上面有命令下來殺的，聽說。”

“哈，匪徒！誰是匪徒？誰是善人？被殺的都是善良的農民，而殺人的才是萬惡不赦的匪徒呢！”他停頓了一下，吐了一口痰。

“什麼，是善良的農民？”她驚詫地說。

“我曾住過的，在前幾天，那家的蔣阿毛，聽說也被殺了呢！”

“這個！那末你現在那裏住着，不方便嗎？”

“我，我早已搬到三陽旅館住了！”

“唔！是在縣前街的那家嗎？那末……”

“讓我都告訴了你吧，你以為燒三春軒，殺王

春生的是誰？是真個鷄公山上的匪徒，真個是農民協會的會員，農民嗎？哼！……”

“那末是誰？”

“殺王春生，燒三春軒 的是你的未婚夫胡正福！封農民協會，告發農民是匪徒的是你的未婚夫胡正福！殺善良的農民的，是你的未婚夫胡正福！說不定真正勾結土匪的，也是你的未婚夫胡正福呢！”他的聲音慢慢地忘形的激昂起來。

“你……你怎樣知道呢？”她俯下了頭，帶着抽咽的聲息。

“我嗎？哼，我還是親眼看見的呢！當他們燒三春軒的時候，就是我送你歸來的那個月夜。斜白眼倭胖子，看得很明顯的……”他還想繼續說下去，突然聽見一聲淒咽的哭聲，不覺使他吃了一驚，他急向冰芷看去，她正俯着頭，用手巾掩着眼睛，淒切地在啜泣。“啊，吾愛，好妹妹，怎麼你哭了？”

他推動她的身體，她的哭聲加重了些，他有些惶急，把她擁到懷裏，俯下身去，伸出舌頭，蘸吮染

在她頰上晶瑩的眼淚。她把身子掙讓了一下，用手帕揩着淚，靜默了一會兒。

“妹妹，好妹妹，說吧，爲了什麼？”又在她的唇上，深深地吻了一下。

“你……你終是這樣的挖苦人，在講話上；顯然你是不會諒解我的，你不愛我了，那……”她斷續地吞咽着說。

“啊！那是你誤會了！誤會了！好妹妹，你還懷疑我嗎？”他用手帕給她揩淚，可是她又避開了。“怎嗎？好妹妹！我的芷妹！”

“你老是這樣說，……什麼……”

“說什麼？”他恍然想起了似的：“噫，是的，我錯了，錯了！原諒我吧？芷妹，我的芷妹！”聲音低了些，她還是背向着他，靜默着不響。

“芷妹……”聲浪延長着，緩緩地跪落在她的脚前，“你真的不能原諒我這次的冒昧嗎？”

夜幕在將罩下來，西方天空還留着微弱的一線亮光，他抱着她的脚，一會兒，她才慢慢地回過

頭來，向跪在自己腳下的烈楓望了一下，突然地，身子俯了下來，投在他的懷裏，他便把她緊緊地抱住，坐在地上，吻着她的唇；二人互相抱牢了頭，簌簌地落了幾點淚。

西風蕭殺地吹着，不時有幾片枯葉落在佢倆的身上。他擁抱得這樣緊，連兩人的心跳都可感覺到，天空卻在佢們沉醉之中，慢慢地灰黑下去。

“妹妹，我的親愛的，我來請求你最後的決定了！”他開始打破了沉默的空氣，二人相繼站了起來。

“我還沒有對你說呢，我的母親正病得厲害呀！舅父和表妹都到了我家……”

“噯，伯母病了！那你和胡的婚期怎樣？”

“他們更催促得急了！”

“你的意見怎樣？”

“你又不瞭解我了嗎？”

“不，我瞭解你的，吾愛！那末，從了我的話吧，就是現在，並沒有人，可以先到旅館裏，就是今晚，

就走也好。”

“走？那個……我怎能離開垂危的母親呢？我走了後，父親和母親不是更要遭他們的厄了嗎？你想！……”

“唔！……”他低下頭去沉思似的。“你終是怕……怕……”

“什麼，楓哥？我終是你的！”

“好吧！”他突然提起頭來，握緊了她的手，“我自有對付胡正福這批惡鬼們的方法，你瞧着吧，那時你可安心了。”

“你說什麼？楓哥，你決不可孟浪呀！”她緊緊地偎依在他的肩膀下，開心地凝視着她。

他對她看着，臉上泛上了苦笑：一會兒，四片唇兒又合在一處了。

“冰芷姊姊！在那裏？嬌母叫着你呢！……冰芷姊姊……”竹籬內傳來小女孩的叫聲，但倆同時都驚跳起來，急忙地分開。

“好，蘭妹在叫了，我得進去了。……”她說着，

含情地望着他的回答，仍站着不動。他不響，走上前一步，又擁抱牢了她，蜜吻起來。在灰黑中，二人彷彿併作了一個人。

“冰芷姊姊……”

天空消失了最後的一線亮光。大地上的萬物，在昏黑中，盡成了模糊的輪廓；祇聞風吹枯葉的響聲，一切的一切都已進入了夜的領域中。

## 四

浮雲緩緩地飛散，朝日伸出艷麗的臉龐兒來：光輝灑在微波着的江面上，化做了閃耀的碎金，沁人的江風，習習地向着岸上小邱吹送。所有的枯枝，也都搖擺着身軀，彷彿才從夢中醒來，尙餘幾分睡態。

“沒有什麼行李要搬嗎？”江埠繫着一艘小舢板船，舟子把一隻半新的小提箱放進艙裏，仰起頭來，對站在岸上的一個青年，這樣問。

“沒有什麼了；就是這樣地，請你等着我們！”青年微微地一笑，說着，又向船艙注了一眼。江風

迎面吹來，幾使他睜不開眼。

“好，你就快去把你小姐——你的令妹接來吧，再遲，上午恐趕不到了。”舟子在船尾的船沿上坐下，在船艙的籬縫中，取出一枝一尺多長的烟管，裝上灰褐色旱烟，擦燃了一枝火柴，燃着了烟，便優暇地吸起來；眼睛注視着在水灘上跳躍着的銀蝦之類的小魚，嘴噴着乳白色的泡沫，輕輕地又說了一聲：“我等着你們。”

“好的，勞你等一會了！”他又向舟子投了一眼，呈現出滿意的微笑。一剎那時，他的眼前又浮上了二年前反掉河畔，和冰芷黯然分離時的一幕：歷歷地猶如昨天的事情。他覺得種種的過去，真是一場迷夢；不過這時他正在勝利的歡欣中，於是一聲輕輕的微笑，替代了往常的感傷。

這裏鄉人們所稱為“裏江的”，是 M 縣一條大的水路，直達外面別處的大川。江水灰黃色而且很淺；岸上沒有堤閘等的設備，乘着季候的變移，江水時常漲到岸上來，氾濫到附近各處，所以這裏的

地方很荒涼，沒有房屋，也沒有種稻麥的田畝；除了二三楹破爛的茅屋外，便是一片邱墟荒土，長着凌亂雜色的蓬榛，以及其他的野生植物；而現在大都已枯黃偃倒，祇有數處蘆葦的枯枝，益發衰落地在江灘上搖曳。這裏除了偶然有幾個漁夫外，不常見行人的足跡。烈楓之所以選定在這裏上船，也就是這個緣故。

烈楓對着舟子又察看了一會，彷彿覺得都已整備了，才又愉快地一笑，回過身來，向着枯草零落的泥路走去。除了呼呼的江風，不住地在後面吹送外，周遭幾乎是個靜悄悄的沉默。回頭走了十多步，微笑才在唇旁收藏。他的心靈經過了幾度憂懼的煩擾，突然間得到一時夢樣的樂趣，在先固足使他的情緒掀起排山倒海似的高潮，然而一會兒，又平息下來，繼續的時間，却沒有企望的熱情那麼長久。江風吹得他陣陣地發抖，而他自己卻沒有覺得寒氣的凜冽。當他走過第一間草舍的時候，他的勝利的倦乏，慢慢兒有些感覺到了。

走過草舍時，他突然間聽見尖銳的狺狺地狗吠聲。他向四周看了一下，並不見有狗的影蹤，忽然間在草舍牆腳下，一個黝黑的洞中，伸出一隻狗頭來；伸長着頭，狺狺地對着烈楓狂吠，但身子却又不全個出來。因為狗的頭是黑的，和洞中的黑暗混成一色，所以烈楓起初並沒有看見。後來偶然瞥見狗眼睛閃閃的光，才注意到那個壁洞上面。烈楓剛在來的時候，雖則也曾看見那幾所頹敗的草舍，而他以為這樣荒涼淒慘，祇聞水鳴風號烏哀鬼哭的泥灘，又是這般頹落荒廢的草舍，并不能遮蔽風吹雨打，必不會有什麼人住的，不過是從前漁父樵夫們的遺物而已。現在儼然聽見屋內的狗吠，不禁使他詫異起來；據他過去的經驗，一般無家的野狗，除了瘋病的外，大概是優然地不管行人們的來往的；祇有家狗，才會對自己的居處巡護。難道裏面竟有人住着嗎？他在這種得意忘形的時候，心境比較要平靜得多；所以在一個短時間的餘暇，儘可對那草舍作一個好奇的考察。於是他索性走攏了

去。黑狗卻縮進了頭；他仔細地向那草舍審視，牆泥下露出幾根腐爛的竹杆；一扇蛀朽的板門，緊緊地閉着；外面四周留着許多大小參雜的孔隙，讓貶骨的寒風自由地吹送進去。屋內有一線慘淡的光線，微弱地由壁隙中呈現在他的眼前，他由門隙中望進去，四周黑沉沉的祇見一片模糊的暗影，靜靜地卻聽見隱約的小兒啼哭聲。這時候，他的心絃特別易受激動，緩緩地波盪，引起了對那屋中人以及同命運的人們的悲哀；由兩個模型的對映，他忽然覺得他前以為自己的悲慘和不幸，變成了華貴的衣裳。自己是天之驕子，造物主對待他特別的仁慈。他現在雖不能和怎樣的人並提，至少他已得到了企望着的東西。而且，也可以說，在較低限度內，他已得到了滿足。想到這裏，他雖不為自己的境遇較為優渥而矜榮，而他對於屋中人的慘淒，也減少了憫惜和難堪的程度。他忽然如得了神明的啟示，覺得世間上一切的東西，原不過是偶然的命運，所支配着的那麼一會事！所謂正義，公平，人道，……

一切美妙的名詞，祇是些睡眼朦朧中的人們，在夢中所喊出來的聲音。在別方面說，普通所見所聞以及自己體驗到的，所謂悲痛，或是欣幸，那也不過是在看濃霧中的鳥飛，甚至僅僅是一個幻覺。——終之，天下的事物，不問其為抽象的或是具體的，都祇是輕烟樣的渺茫，雖則表現於外形的，是晚霞樣的奇異，他在這時所覺到的，自己似乎已不再有更多一點的需要，可以站在雲端上，冷笑着看下面一切熙熙攘攘的變異了。

他離開了草舍，又向原路走去，草舍裏的黑狗在他們的後面，又狺狺地吠起來。他不禁輕輕的笑了一聲，走了遠了些，狗吠也在呼呼的風聲中沉寂下去。

他想起自己過去的生涯，祇能使他冷冷地微笑。所有的悲苦顛沛，到了現在還不是和昨夜甜蜜的夢幻，同樣的消滅。這句話本來太陳舊，而他在理論上委實找不出人生非夢的理由；就是實際上，也是一樣。也許一半是他的懷疑，他時常不能把實

事和夢幻分辨出來。有好幾次，他在夢中見冰芷在他身旁，柳蔭樹下，比肩地坐着蜜語；等到醒來，不見了冰芷，還以為她生氣的跑開去，連把冰芷的名字，亂喊起來！直到沒有應聲，他還疑惑着冰芷來而復去了。

昏悶如晨霧樣的揭開，彷彿他已走進了清淡的流水湖旁，他覺得自己在過去的憤抑，咀咒，悲楚，……以及一切反常的思緒，宛如風雨之晨的陰翳，並不是永久繼續着存在的。昨夜啊，那輕夢一樣的昨夜，冰芷終究真實地在他的身傍了！在夜已深沉，屋前屋後祇聞淒迷的犬吠的時候，閃爍的燈光下，他緊緊地擁抱着她嫵娜嫵媚的身軀，甜蜜蜜地吻着，二雙眼睛凝神地對視着，沉默中訴盡了各人想思的衷曲。婉轉地如聞夜鶯的啁啾，如見睡蓮的盪漾。雖則在他的面容上，仍流留着少許愁鬱的陰影，但們在這時候，如夏夜裏睡在荷花葉上，啜着清甜的甘露，隨着柔風搖盪；如夢一樣的陶醉。最後，她說：“愛的，夜已深了！”聲音仍在他的耳畔

迴繞。

脚步跟着思緒就走，恍惚之間，回頭已望不見裏江岸上的小丘，和淒迷的草舍。走到石子鋪成的十字路，他還是忽忽地向東前進。走了二三十步，迎面是座青苔如衣樣罩着的節孝坊，他才恍然如從夢中喊醒。見自己已走錯了路，不禁發出自嘲似的一笑，急忙回頭走原路歸去。到十字路口，再折入斜面那條小路，冷風已沒有吹得先前那樣緊，日光似也暖和了許多。路慢慢地開闊起來，走盡了兩旁儘留着枯稻桿的水田，便是農家的平房。他的脚步也加緊了些，路也坦平而寬闊了。

多麼美滿的來日呀！他彷彿是隻中傷而垂死的孤雁，鎮天在黑暗中苟延着最後的一線殘息，爲了他那惟一而又是全部的期待。他的靈魂天天在嚙嚙地發出慘痛的極叫，所見所聞一切的事物，都是足以刺傷他的荊棘。現在彷彿得了一重保障，穿上了和柔如錦的鐵甲。狹隘的囚籠，化成了萬頃碧落的大地；再過一會兒，他便是出籠的大鵬，攜着

他的伴侶，將在海闊天空的和風中翱翔，於是他微微地閃了一下眼睛，幻想到即將到來的景象：船過荻花湖，舟子在唱著：“荻花萋萋腸斷日，秋風蕭蕭來歸時；願拾落葉夕作炊，毋令夫婿覓封侯！……”的村俚聲中，他將溫柔地坐在她的身傍，遙指着堤上的竹塘，輕輕地對她說：“愛妹，那就是前年返掉河畔的竹啊；在別處不也是一樣蔥翠蔚茂嗎？”

走進了小街，前後已有行人來往。

他的憤恨本來像燃燼的積草，現在彷彿得了甘霖的潑澆，立時熄滅下來；剩下的一絲殘烟，縷縷地在西風中消失。本來他看M縣是架瘡痍遍體的殘骸，現在這種印象對於他淡薄下來。當他想起胡正福的苛候，一串連貫不絕的理由，潮湧般上來，以致促成他怯弱和柔的心靈，作了一件英勇如壯士的行爲，堂皇地美其名曰：“爲解放衆生之倒懸，不惜一人爲犧牲！”雖然那時也曾想到，那真如俚諺所謂雞蛋碰石柱，不會發生絲毫効力，而他也冒失地不顧一切，毅然爲之了。現在突然地想到，

深悔自己太過於孟浪，太不知利害了！要是這樣一來，反使胡正福知道了自己的來到，而使他有了防備，祇要他稍施鬼計，自己便是人家掌中之物了。所以，不禁呆然一噤。想到再過三二點鐘，便可以離開了這個日光下的黑暗地獄，於是又放緊了腳步，欣然地走快起來。——這是混亂時代中一般人的常態，一切的情感，所謂喜，怒，哀，樂也者，都不過是內心的主觀的衝動，並沒有客觀的妍惡的存在；自私的勝利滿足了他淺狹的心懷，其他當然顧不了許多。

又走了一會，行人多了起來，離開五六十步遠的一家舊園的白色牆上，似有一張佈告，前面簇簇地站着二十多個人，擁擠地仰起頭觀看。

——又是這事？……

——不過事情說不定呢，農民燒三春軒除鴿公山的匪徒外，難保不是外來的共……在運動……

——不過，天天殺人，那終太悽慘了！……

一個穿藍布大褂的老者，隨着一個負着竹筐子的工人，在烈楓身旁走過，相互地談論着；有幾句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連忙走到警園門口，擠在人羣中，看那貼得不高，字又模糊的佈告。

“……着命……軍民人等……一體週知，捕捉該犯，以正軍紀，而維治安……”站在最前面的一位老者，戴着眼鏡，伸長了頸子，斷續地唸着：“……縣人民自衛軍總施命胡……”

他乘一個空隙，擠了進去，聽了老者的唸白，便感到微微的一驚。擠到前面，一眼注在那張佈告上，立刻使他重重地悸慄起來。要是有人注意他，可以看見他的臉色，已經變成灰白了。

“……共匪王烈楓一名，秘密來此，運動農工，陰謀暴動，近且誣告地方長官，言論怪誕，……確鑿有據，罪案如山……”

彷彿火山在他的左近崩裂，又如晴空裏霎時陰雲密布，暴風雨接踵而來，已經平靜了的心潮，又掀起了翻天的大波。他身子微微抖顫，急忙擠

出了人羣，倉惶地走開，那佈告上幾個歪斜的黑字，一個個活潑潑地在他眼前跳躍。他看見了胡正福等押着無辜的農夫，在街上遊行的一幕；又聽見了茶樓上關於小校場行刑的一段話，彷彿現在臨到了他自己的身上；永遠不能和冰芷相見，而令她在旅館裏永遠地守着月落烏啼，黃昏暮靄，而以為他終將歸來。

他慢慢地離開了醬園門口，悸動的心緩緩地安靜下去，想到再過三小時，便可離開了這虎窟，給了他一種無上的慰安。

日光在緩緩地變換，自己淡灰色的影子，導着他的前途，先前抖擻着的身子，現在覺得微微的發熱起來，尤其是臉頰上，雖仍迎着冷風，也覺得灼熱地如在發燒。他向前後顧望，左旁是菜畦的竹籬，籬內有一所白牆的平房，煙囪冒着乳白色的炊煙；紫籬的枯枝環繞着屋簷，楓樹稀疏的紅葉，從籬隙中探出首來，在風中微微地顫抖。旁是剝落的一條長牆，深瑣着牆裏的人家。行人稀少了，四周

靜寂下來，好久不見有一輛人力車拖過。他忘記了M縣除了縣前街等大路之外，較冷落的地方，是很少見人力車的。即使是乘人力車，在這樣狹隘而崎嶇的路上，也不會比步行來得快，他那時想不到這點，爲想早些來到，早些離開這裏，一見沒有人力車，不禁焦急起來。由焦急的結果，他心裏產生了憤恨，和剛才的恐怖相混和。在他面前忽又展開了猙獰醜惡的景象；小倭胖子眇着一隻眼睛，對着他狡笑，一隻帶刺的巨掌，緩緩地向他伸過來。他的腳步雖放快了許多，而他的目的地却像愈走愈遠似的，仍在天涯。

唉，時代的惡魔！人世的害蟲！——咀咒聲浮在他的舌上。

——家醜不可外揚，還不是剝完了臉皮嗎？

——又誰知道有別種關係！……

前面有五個菜販，從市集裏走來；各人負着竹筐，互相雜亂地談着，面部呈現出各個不同的表情，聲音在數十步內都可聽見。

——哈！活現世了！……

——那真也奇怪，做太太奶奶去不是好嗎？……

——而且說還是……

——現在的女子真不像樣了，想不到……

——又誰知有別的原因呢！……

——看吧，看他對於這事可有辦法！

——真個是剝盡了他十八代祖宗的臉！……

菜販子們走近攏來，聲音更響了，而烈楓並沒有注意他們的話，僅僅覺得耳膜有些微振動，祇向他們注視了一眼，無意地擦臂走了過去。他那時的思想，完全沉湎於別一件事物上面。

——捉……要捉雙的才對……

——……有捉到嗎？……

——男的……一個而且……

聲音由模糊而消失下去，烈楓走盡了右旁的牆頭，轉了一個灣，回頭已不見了一羣販子。關帝廟的斗字旗杆，遠遠地樹在前面。左旁一棵槐樹下，有個乞丐，倚着樹幹在打盹；一隻花白狗在他

的身旁環旋地嗅着。

定命論者說：宇宙間一切的現象，和人們的一切行爲，都受着運命的支配。運命又如頑皮的孩子，時常玩弄人們，奇異變化，好像是水沫的飛濺，而結果往往是悲劇閉幕，這種謬說在健全的人們身上，是找不出證明的；在夢樣人生的弱者身上，便充分地表現出來。烈楓見了關帝廟，知道離三陽旅館已不遠，腿雖然走乏了，然而跳着的心兒卻安靜了些，他感覺到黑暗的障路之幕，似乎已慢慢地展開。

一會兒的安靜，給了他餘暇去回思既往。他深深地自悔，最好的機會被自己輕輕地放過！明月高照在天空，他送冰芷歸去的那夜，自己親見三春軒籬內那個鬼影似的小矮胖子，正是縱火殺人的主犯。那是多可笑呢！聽見“鷄公山的……”幾字，便回頭嚇得逃跑了。記得在 T 埠的時候，自己對於現實的社會組織起了忿恨，而且立下了流血的決心，要想以鮮血洗清舊社會的創痕；可是那天看見一

個廣東朋友殺了一隻狗，狗的哀叫聲使他回頭不敢睜開眼來，那真是同樣矛盾，而可笑的事情。他忽然幻想到，要是那夜在鄉人見火厝集的時候，他能當衆大呼，把小倭胖子的假面揭破，也許現在那個鬼影已化作了夜半誘人的磷火。而現在呢，好像是他自己背後淒迷的淡影一般，小倭胖子的鬼影，不離地附在他的身上了！

可是縱使他的幻想怎樣敏捷，他也不能想像到安謐的天空，已孕育下暴風雨的端倪。明鏡似的水面，伏藏着翻天的黑浪。——一句話，事物變幻的迅速，不是思緒的騁馳所能追得到的。

走到關帝廟的門前，景象和秋野的花草一樣的蕭條，牆壁上各處貼滿了破碎零落的花紙標語，留下三月前所謂民衆大會的迹痕，頹敗的神權時代的遺物，彷彿穿上了一件五光十色的時髦衣裳，看去真是不倫不類，恰如現存畸形社會的象徵。廟門半開着，由外面望進去，黑沉沉的像是舊小說中所描寫的地獄。裏面霧樣的憧憬着模糊的幽靈。香

烟縷縷地如死人的呼吸，燭光在黑暗中閃閃地，像慕道燐火的燿耀。暗紅色面龐的木偶，蒙着灰塵的面幕，猙獰地如在咆哮，那是現社會的縮形，也是統治現社會的世界；你看，當節會的時候，那一般善男信女，如柵內待宰的羔羊，偷偷地屏息着，在這兒跪頭供奉，所得到的却是田荒家敗，親離子散。

門口坐着二個老人，像是廟內的香火侍者，蔥弱地縮着手，在對日光取暖。烈楓走到廟門前，忽然感到要小解，雖則離旅館不遠，然他似乎再不能忍住。而幾年都市生活，陶養成了他所謂文明人的習氣，戴上了禮儀的帽子，使他不願在路口人前便溺。他向四周望了一下，經過廟門口，走進廟側陰牆的小徑裏，開始他的工作了。在這當兒隱隱地傳來老者的語聲。

——那個王八壞蛋！

——不是這樣說的，地方上還是虧他維持。

——他維持了些什麼？鷄公山的強盜還是一樣的橫行，什麼撈什子的自衛軍，借搜查爲名，天

寶珠貨店給他們搶劫了一空！徐富豐先生家的小姐，會配給這個壞棍，我真有些替她叫屈！

——誰說呢！像這樣父榮子祿的門第尙還不願，而幹這種敗家裂名的事情，又是母喪的時候，芷小姐真不知作何想頭，那委實也是罪有應得的。

.....

——不見得，那壞蛋.....

聲音在烈楓的耳邊慢慢地響亮，引起了他的注意。帶着驚跳着的心，逃出了那臭味的圍攻，繞過垂倒的蔭牆，走到門口老者們的面前。倆個老者好奇的目光，同時落在他的身上。一個穿藍竹布長袍的，年紀雖有六七十的樣子，頭髮銀白的已有一部分脫落，兩隻眼睛水汪汪的，像是怕光的毛頭鷹。別一個年紀較輕，穿着青藍布的短棉襖，和醬黃色的棉襖，左脚是跛的，面容沒有前一個那樣慈祥，身份似乎也要低一些。

“你們二位老先生，這幾天廟裏不忙嗎？”烈楓抑制住心的怔忡和慌張，勉強堆上一付安靜泰然

的面容，對他們微微地一笑，點了一點頭，算是表示了敬禮，咽哽地這樣說。

“還好，沒有什麼。”烈楓說了後，三個人默然相對了數秒鐘；那個跛子對第一個白髮的看了一下，才遲鈍地這樣說。

“你們剛才所說的那個什麼小姐，是什麼人？什麼事？”烈楓鼓起了很大的勇氣，彷彿跪在森羅殿前，自己吐了供辭，聽候閻王最後的判決一樣的恐懼而帶着希望。

“什麼？你聽見……”白髮的老者極力想睜大他那潤濕而眇小的眼睛，詫異地望着烈楓。

“是的，我剛才聽見你老人家說……誰家的小姐……有什麼事。……”烈楓好像走了遠路歸來，喘着氣的樣子，想把話講得快些，反而遲緩而又含糊。

“什麼，你說……”

“嚶！就是那胡富豐家的小姐，私奔走了！”跛子攔了去，說；無異是晴空的一個霹靂，烈楓幾乎

跳了起來。

他猶如突然地受了什麼力的推動，向後退了幾步，天地好像在轉動了。一會兒，才像昏沉中吸了一口冷風，在黑暗中透進來了一線的亮光。種種的思緒！如海濤樣的衝擊着他的全身。——被發覺了呀？已遭難了呀……？

“你……你……怎知道的？”昏亂中提出了這個問句，這給了他一個前進的線索，排山摧嶽的狂濤，像是平靜了少許，等着第二次暴風的未到。

“是小麻子說的。”跛子乾脆地答，老者卻始終坐着不語。烈楓不認識什麼小麻子；認識與否并沒關係，事情被發覺了，那可是無疑的。

“他怎麼知道她私奔了？”事實還有挽救的餘地似的，他繼續着問，那時已忘記了有所謂文明人的禮節之存在。

“小麻子說，他親眼看見的。”

“在什麼地方？捉到了沒有？”

“他沒有說，這可不知道。”

“那時他立刻有種直覺的衝動，以為他應該趕回去把冰芷接來，船預備好在裏江等候，可是三二秒鐘後，他不禁又恨自己過蠢了，要是現在還有讓她離開這裏的可能，這二個老者也決不能在這裏談論這事了。而且，同時他又想起了適才路上所遇到的幾個菜販的話，使他的恐懼，更進了一步。於是他如失羣之鳥似的迷惑了，中途徨徬了；他已失了他的判斷力，祇有怔忡而昏亂地木立着。

“先生，你對於這事何以這樣關心呀？”

“噫！……也沒有什麼！”白髮的老者一句話趕去了他腦海中的混亂，他才安靜了些：“也不過是地方上趣聞，大家聽聽而已。”他忍着痛撒謊。

“這種事難得有的！”跛子說。

“唔，不是有人說這個小姐是這裏胡老爺的什麼人嗎？”

“是喲！正是胡正福老爺的聘妻呢！”老者說。

“當然的，這種冤枉婚姻是沒有好結果的。當胡

君順派人去徐家說婚，他老先生要答應了，徐小姐不知哭着反抗了多少日子。後來還是她病在床上的媽媽對她說：“冰芷，你如真不聽你父親的話，我的殘生是在你的手裏葬送了！”於是這段錯姻緣便成立了，所以才鬧出這樣的結果來。”

“男家要是早些娶了過來，女子是要男子的，也不會有今日這樣的事了！”

“不會？哼！男家不知要求了幾次，終遭徐小姐的拒絕。說是母親病着在床，要侍奉母親，大家也就沒有辦法。我時常到她家裏去，這事我是知道的。”跛子得意地說。

“那末，現在怎樣，胡正福——男家肯……干休嗎？”末後幾個字，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

“男家焉？噫，那可糟糕！記得去年春天，胡正福的一個十九歲的妹妹，秀英姑娘，也是跟了一個教書的先生私奔了。結果，唉，真不堪設想，一對愛人兒在船上被捕，溺愛的自己同胞，也同遭活埋的慘劇。現在那塊地上還種着三株冬青樹呢！”

烈楓的心被什麼東西在鞭撻似的，發出悽厲的絕叫，震動了他渾身的各個神經細胞。他看見了深不可測的火坑，一個赤身的女子被強推下去，上面埋下污穢的泥石，蓋住了坑裏淒聲的哀呼；那個不幸的犧牲者的幻影，正是他朝夕縈迴着的愛人。他全個的身軀一半似在被沸油煎熬，別一半似在冰雪上抖擻。他搖擺了數下，一線的理智，支持他的站立。

“唔，小麻子來了！”在他的耳邊有個聲音這樣說。

“唔，是的來了！”又是一個聲明，把他從呆立中提醒，對着跛子看了一眼，看見跛子的目光，注向陳家橋那段，他也回過了頭去。一個二十多歲的瘦長青年，肩上前後負着二隻竹筐，在橋上按着石階，一步步走了下來。陳家橋是到狀元街等鬧市裏去的必經之路，橋很高，所以橋那端的景物，都給那架石橋和岸旁的樹林遮蔽住，成了隔絕二邊視線的屏障。小麻子走下了橋，很快地走到廟門前，向

跛子點了一下頭，把竹筐放下，彷彿沒有看見烈楓站在面前。

“生意好呀，菜都買完了？”跛子向小麻子搭趣着說，烈楓的目光移在多麻而粗黑的臉上。

“哈，真有趣呢！奇聞！奇聞！”小麻子沒有聽見跛子的搭趣，帶跳帶笑地喊了起來，把烈楓四周的空氣擾得如火樣的緊張。

“什麼事，又是……”烈楓說。

“又是徐家小姐的事嗎？”跛子說。

“還不是嗎！真有味呢！”麻子狡猾地把語氣緩和了些，激增聽者好奇心的熱度。

“怎樣？你說！”白髮老者涎着臉說。

“冰……徐家小姐沒有什麼吧？……”烈楓的言話自然地流滑了出來。

“慢啦，哈哈，聽我說吧！”小麻子又停頓了一下，“今天霸太歲也會受人辱罵了！”

“誰呢？誰罵他？他是胡……”

“還不是嗎？今天在大眾之前，反給他的未婚

妻大罵了一頓，引得路旁的人都大笑起來！”

“這這怎麼一回事，早晨你不是說她私奔嗎？……”

“是啦，讓我慢慢兒告訴你吧！”小麻子吸了一口氣。烈楓整個身體彷彿給寒冰凝固定了。呆立着一動也不動。“徐小姐倒也倔強，既給胡正福在三陽旅館樓上找到了，有許多人勸她歸去；很奇怪的，火包彈的胡正的倒也不很生氣，祇問她：現在那個什麼姓王的，福烈什麼？——終之，有個姓王的什麼人，現在在那裏，要她講出來。她任你們怎樣，只是一個沉默。後來，他們威迫她走出旅館去，把她推下樓來，她只是啜泣着，抵死不肯離開。胡正福怒了，重重的打了她幾掌，你知道她怎樣呀！真出人意料之外呢！……”

“怎樣？她回打了嗎？”

“她……”

“她呀，她忽然抬起了頭來，提高了聲音，對着大眾罵起胡正福來了。周遭喧雜的聲音，頓時消失

了去，祇聽得她說：胡正福是勾結鷄公山土匪的強盜，燒三春軒謀害人民的主犯！還有許許多多的罪名。你們想，這種話是怎樣的厲害？”

“厄！她竟敢這樣說！婦人之心真可怕呀！”老者慨嘆似說說。

“那末，她說了後怎樣呢？……”

“觀衆都你問我，我問你 大家狐疑起來了。有一個人問她說：那末你怎樣會知道的，有什麼證據呢？她又沉默了！當然囉，他是一個不大出門的少女，現在正是她犯法的時候，她的反噬有誰會聽她呢！？”

“那末預備把她怎樣呢？”

“這下子可觸着胡正福的大怒了！他立刻喊他的自衛軍，把她抓了走，說是要送到梅花嶺去活埋她！”

“活埋她？誰說？”烈楓好像發渥紅熱病似的，向前進一步，把小麻子的衣袖抓住，兩眼發着紅光，釘住他的臉上，

‘誰說？又不是我說的，關我什麼？要你這樣的着慌！’小麻子狠狠地把烈楓的手掙開，惡意地重重的釘了烈楓一眼。烈楓在昏亂中，也感到自己的失禮；趕忙退了幾步，牙齒都戰兢兢地在發抖了。

事物的幻變，往往因少許的疏忽或貪戀，而使全部都改換了形式。要是烈楓這時在清醒的狀態中，他不知將怎樣的深悔！昨夜一夜的甜蜜，影響到了無窮盡的長恨。在昨夜星光閃耀，銀河半圓，靜悄悄的時候，離開了這個虎窟，在船上吸着清新的空氣，決不會有今天恍惚夢中似的事情了。

他呆呆地站着，已忘記了四週景物的存在。他已完全陷於絕淵中，而仍保留着一線的癡念：“也許不是事實罷？”他的脚步站着想移動，却不知道應該那一隻脚先動。

“啊！啊！那裏，橋上，這樣許多人！”跛子喊了起來，衆人都吃了一驚，把目光移到遠遠的陳家橋頭。

“啊！是捉到梅花嶺去的！”小麻子說着，飛也

似的迎上去湊熱鬧了。跛子和老者也站了起來，睜大着眼睛，向走近攏來的簇簇的人羣探望。

前面是八個烈楓在狀元街見過的所謂自衛軍，雄糾糾的肩着木壳槍，如臨大敵一般的威嚴。後面兩個人抓住的，却是一個怯弱的女子的瘦影。擁擠着三十多個男女老小的鄉人，都跟着來看奇景。走下了橋，喧雜的聲音，便如雨後羣蛙似的，在空氣中囂揚起來。

幻景化成了現實的圖畫，清晰地，在烈楓的面前展開。一剎那間，他忘了自己是存在什麼地方。

“去！看去！”老者對跛子說，伸長着頸，走過去了。跛子落了後，一拐一顛地也努力着前進。彷彿去爭地上的珠寶一樣。

圖畫更加那晰了：她垂着頭在墮泣，衆人的目光如飛箭樣的羣集在她的身上。一羣人愈走愈近，離開他祇有二丈多遠了。跛子也在羣衆中消失。一時由重大刺激所發的感情的衝動，戰勝了他懦怯的本性，使他的腳步也迎了上去。剛走了十多步的

光景，在衆人中發現了小矮胖子，眇着一隻眼睛的鬼影，他彷彿當頭受了一桶冷水的澆潑，勇敢的火焰消滅，猶疑和畏怯的本性又支配了他的動作。他立刻想到佈告上的黑字，和看見了自己的命運在目前跳動，他的腳步便退縮下來，慢慢地快了，最後便避到廟門側遍的小徑裏站着，那種小便的惡臭氣，與臨到的命運同樣的感到不安。

聲音由遠而近，由模糊而清晰。嘈雜的聲音，有許多可注意的語句，跳到他的耳邊。

——莫過於潑婦之心的惡……

——讓開些！讓開些！不要攔在前面！

——聽說……

——就是她的表兄弟？……

——唔，我知道的，二年前便出去的那個……

不長進的傢伙……

——是喲，人心究竟難料得很，竟至變成了共產黨！

——那都是讀書的不好：因為讀書的學生十

個有九個是……

——阿毛，不要走到那邊去，……

——在這裏……我……

這時，聲音格外的巨大而驚雜，他知道洪水已氾濫過來。抱緊了頭，屏着呼吸，不敢向蔭牆外面張望。慢慢地他的神志由昏亂而迷惘，終於站不住，跌倒地上，感覺已模糊過去，祇覺得耳邊如有羣蜂在飛翔，喧雜地辨不出是什麼聲音來。

暴風狂雨隨着雷聲消逝了去，他有好久時候感覺不到一些的聲息。寒風一陣陣吹拂，使他在抖慄中回復了狂熱的感覺。四周靜悄悄地祇聽見秋風的哀鳴，剛才一回事情，已成隔世如夢的陳迹。他勉強地站了起來，走出小徑，一切都像在迷霧中。風還是吹着；枯枝還是搖着；遠遠的陳家橋還是高傲地孤立着；廟裏的景像還是和地獄一樣。他忘記了在這人生的漩渦中，他自己早已成了一臭腐爛的陳屍，而反疑惑現實和夢境混亂，造成了他在世的徬徨。

向西望去，在白色矮牆的轉角，看見那個跛子顛仆地緩步走來。突然間，觸發了他的靈感，不禁高聲地喊了出來：——

“到梅花嶺去！世界於我還有什麼？”

他狂奔着像是一個瘋人，在路上幾乎把跛子衝倒。

（完）

MG  
J246.57  
355

荷 拂 作

點 綴

---

版 權 所 有

1929, 6. 初 版

1—1000 冊

實 價 三 角

上 海

南 華 圖 書 局

出 版



3 1763 9930 5

